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1967  
4 November 1976

安全理事会

CHINESE

第一九六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四日星期四下午三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伊留埃卡先生	(巴拿马)
<u>理事国</u> ：	贝宁	布瓦雅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安倍勋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基希亚先生
	巴基斯坦	米尔扎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吕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奥文尼科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默里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尼阿基伊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贝内特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五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三十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的局势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218)

主席： 按照第一九六六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埃及、以色列、约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以色列代表赫佐格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特尔齐先生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约旦代表伊塞贝赫先生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 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孟加拉国和毛里塔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要求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参加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辩论。

按照安理会的惯例、宪章的有关规定和临时议事规则，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请孟加拉国和毛里塔尼亚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既然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全理事会的席位有限，不可能在辩论期间请所有这些代表同时就座。所以我请上面提到的各位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要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孟加拉国代表凯泽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哈桑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第一位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赫佐格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让我先祝贺你荣任这个重要的职位。我相信，以你身为贵国大使的资格和你本身具有的，足以胜任这个职位的重要品质，你一定能圆满地完成职务。让我也借此机会向贵国表示敬意，多年来以色列与贵国间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善的关系。

六个月来，这已经是第二次埃及觉得有必要召集本理事会来开会讨论管理区的局势了。我要告诉安理会，其实，埃及对于以色列管理区内人民的宗教自由和福利根本毫不关心。在此的每一位代表都知道，这次会议就跟其他许多次安理会的会议一样，并不是因为埃及对审议的题目有特别兴趣而召开的。这次会议的召开是阿拉伯内部争权夺位的后果；对于这种中东屡见不鲜的景象，我们那个地区的人是太熟悉了，我相信如今各位代表也都很熟悉，大概已经感到不耐烦了。

我要指出，每次埃及在中东与它的阿拉伯伙伴发生问题时，就为了它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目的来找安理会作为解决的工具，这对于安理会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种侮辱。每一次萨达特总统觉得他需要在阿拉伯世界中增加一些声望，或者要向其他阿拉伯国家表现一下他的英雄气概，主席先生，你和其他的代表就是他选择的方便的工具。

本组织创立时所依据的崇高原则已经一去不返了。安全理事会创立时的目标已经不复存在了。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还是干脆承认的好，安理会已经沦为阿拉伯国家为了达到它们幼稚、不成熟的政治目的而互比高低时耍戏法的工具了。

这是很不光彩的事，对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种侮辱，安理会让别人这样的利用而居然没有表示任何抗议，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根据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我的埃及同事马吉德大使给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一封信。那封信请求安理会讨论在管理区的“危险而具爆炸性的局势”。他信中提到希布伦发生的一些事件；这是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发言中也提到的。过一会我会回头来谈这个问题。但是，因为这次会议的召开是由于“危险而具有爆炸性的局势”，让我先说明一点。在那些事件中，没有一个人丧生。约旦代表说有一名以色列平民驰车用机关枪在哈尔豪尔冷血地杀死了七名无辜的巴勒斯坦阿拉伯路人，他是撒谎。

没有人被打死，因为，如果有人被打死的话，各位代表一定不会认为他们的埃及同事在发言中会漏掉这一道主菜。有一个人在那次意外事件中受伤，警察正在调查。但是，如果说有七个人被杀的话，那是假的。这种说法，十足表现出一种轻信，我很抱歉的说，对于我们新的约旦同事的发言，我们必须以这种态度对待之。假如以色列真的干了这种事，有谁能相信我们的阿拉伯同事和新闻机构会忽略掉？

没有这回事，在以色列没有发生这样的流血事件，在以色列管理的地区也没有这种事，因为以色列政府过去和现在都决不容许第二个黎巴嫩在以色列控制的地区出现，因此它绝不会发生。

事实上是不是中东的爆炸性局势使我们召开安全理事会呢？让我们稍作回顾吧！事实上，要求召开会议的时候正是黎巴嫩发生最令人惊心的流血事件的时候，据我们黎巴嫩同事说，几乎有 50,000 人丧生，100,000 人受伤，一百多万人沦为难民。在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安理会采取了什么行动呢？谁都知道，它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这种不光彩的行为将永远使安理会和联合国蒙羞。理事国置此不顾，反而让它们自己去任人利用，为满足阿拉伯世界中这个或那个统治者的即兴意愿而作些无聊的辩论。

到底这是中东的爆炸性局势？还是黎巴嫩的局势，虽然有里雅德协定，才是

中东的爆炸性局势？ 即使在里雅德协定之后，黎巴嫩的死亡人数还在以几乎是每日 50 人的速度继续上升。

到底是以色列的局势是爆炸性局势？ 还是黎巴嫩的那种惨杀局面才是爆炸性局势？

假如理事国要在中东地区和阿拉伯世界寻找爆炸性局势的话，只要向那个世界看一看，看看在伊拉克与叙利亚边境上，在利比亚与埃及的边境上，在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边境上，阿拉伯军队与阿拉伯军队的对垒，看看阿拉伯国家互相杀伐已成了家常便饭，连新闻报道都没有了。

我的埃及同事要召集安全理事会来讨论爆炸性的局势和希布伦圣地受亵渎的事。过一会我要提到希布伦。 不过他和他的阿拉伯同事所指的事件是在一个月多前发生的。 在那之后，损坏的地方都已修复，犹太人和穆斯林今天一起在先祖墓穴前和平地祈祷。 没有一个人丧失生命。

为什么一年半以来，我的埃及同事和安理会都没有为黎巴嫩境内圣地被亵渎的可耻行为所动呢？ 要嘛是圣地，要嘛不是圣地。 要嘛应当受到尊重，要嘛不必受到尊重。 我的埃及同事，你是否在这方面，对圣地也有不同的待遇呢？

假如希布伦的一个清真寺据称被亵渎了，安全理事会就开会； 假如在黎巴嫩有几百个教堂和清真寺被放火烧得瓦砾无存，安全理事会反而维持缄默。 我是不是应作如此理解呢？

黎巴嫩马龙教派的主教长向世界申诉，教堂与圣地被亵渎，寺院、医院和救护车遭到炮火轰击，宗教领袖如穆特兰·尤苏弗·胡里、蒂雷大主教和尤沙纳主教以及无数的教士和修女受到攻击，为什么安全理事会没有召集会议？ 马龙教派主教长因为特里波利的圣地遭到抢劫，纵火和亵渎而提出呼吁时，为什么他的呼吁被忽视？ 世界各地的报纸报道，德尔阿沙沙的寺院中有三位高龄的教士被杀，寺院的

门上涂抹了攻击基督教的口号，而卡拉米总理则禁止报道此事，理事会所有的理事国都到那里去了？

当基督教城达穆尔遭到洗劫，造成 6,000 难民的逃亡，当《华盛顿邮报》报道，载运妇幼难民从达穆尔开往朱尼亚的船只受到攻击而沉没，当《世界报》报道，200 以上的尸体被肢解和焚烧时，为什么没有人召集安全理事会开会？

不到二周前，十月二十日，就在马吉德大使激于义愤将他的信在联合国散发的同一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在阿希耶村进行了恐怖的谋杀。这件事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现在国际新闻报道上。《华盛顿邮报》登载了下面一段消息：

“天主教马龙教派的蒂雷主教提出指控说，黎巴嫩的左派和巴勒斯坦人今天（十月二十日）闯入阿希耶，屠杀了约 300 名基督徒。”

据十月二十一日的《纽约时报》报道，美联社的一名黎巴嫩籍记者默罕莫德·萨拉姆说，村里几乎所有的房屋都被毁坏。这个暴行的真相在几名受伤的难民越过以色列与黎巴嫩的边境之后才完全说了出来。有一名难民是这么说的：

“他们残酷到骇人的程度，杀我们就象杀羊一般。他们砸烂儿童的脑袋，强奸少女和妇人。……甚至连村中的神父都被缚在教堂的祭台上杀死，残忍极了。……”

另外一位目击者描述，这些人到村子时，儿童和妇女向他们苦苦哀求，却被这些人用短刀、刺刀和斧头将他们统统杀死，表现出无比的残酷。就是那些投降的人，也无一幸免。

这件事是不到两周前在黎巴嫩的一个教堂里发生的。侥幸逃生的人现在还在以色列的医院里。那时候，世界的良知何在？安全理事会何在？

这难道不是对宗教的亵渎吗？显然这件事未能促发埃及大使和他此地同事的良知。我们反而不得不聆听许多故事，而其实情与黎巴嫩所发生的事件正是鲜明的对比。在希布伦的事发生之后，以色列当局处理得当，没有发生流血事件，犹太人与穆斯林在希布伦的先祖墓穴前一同和平地祈祷。

今天我们在此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埃及大使提出的任何实质问题。今天的问题也不是我对安理会中各位代表的同情，同情他们不得不听取阿拉伯代表无休无止的长篇大论，这些长篇大论最能反映出的就是以色列在中东所遭遇到的问题，因为它们以最生动的方式表达了我们要在该地区达成和解所遭遇的困难。

真正的问题，依我看来，是安全理事会是否还要继续被利用来作为任何一个阿拉伯政权随时为了解决它内部问题时使用的工具。假如，由于没有人去制止这种荒唐的现象，它必须如此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制定一个程序，把我们都已熟记在心的标准阿拉伯演讲以记录形式发给大家，解除我们在这里浪费时间来听讲的负担。

安理会不能成为阿拉伯颐指气使的工具，它必须抗拒这种成为可耻而无益的勾当的同谋的危险趋向。

既然这个问题已经由在我之前发言的埃及、约旦和叙利亚三位阿拉伯代表提出，我别无选择，只有针对这些事件来谈谈。我国代表团在本周内散发了关于在希布伦的先祖墓穴的整个历史。这个墓穴，犹太人称之为麦比拉洞，穆斯林称之为易卜拉欣清真寺或亚伯拉罕清真寺。

我在此不预备细说，请各位代表参考我刚才提到的我国代表团散发的文件。

我要请各位理事国代表看一看麦比拉洞的地图。这份地图我们已附在信的后面，另外一些我们现在散发。

麦比拉洞是犹太人的圣地，里面有犹太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们的妻

子撒拉、利百加和利亚的墓穴。这个事实被我的阿拉伯同事轻易地略掉。为了使那些对圣经并不特别清楚的人的了解起见，我要解释，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是犹太人，他们是犹太先祖。创世纪的第二十三章中讲到了那块土地和亚伯拉罕墓的取得经过。

在我手边有一本圣经，从圣经中可以知道，本组织创立时所抱的人类友爱的原则，最初是犹太人向全世界宣示的。联合国大楼对面墙上所刻的以赛亚名言，最初是出现在这本圣经里面。这本圣经里面有摩西五经，宣示了最伟大的人道原则、社会正义、道德律、兄弟爱。

在摩西律法中，也就是犹太教全部经文中，记录了摩西五经。这是犹太人的圣物。十月三日，一群阿拉伯年轻人在先祖墓穴中撕破了、弄脏了、亵渎了这本摩西律法。这种行为遭到希布伦、耶路撒冷和其他所有地方的伊斯兰领袖的谴责。

我们在创世纪第二十三章中读到，当撒拉在基里亚巴，即希布伦，死了之后，亚伯拉罕要买坟地，以四百舍客勒的银子买了一块地。因此，圣经上说：

“。。。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作坟地。”

当犹太人的祖先签订这项契约的时候，巴比伦正值苏末文化，埃及的底比斯正值法老治国。实际上，我的中国同事可能乐于知道，这项契约签订时，正是商朝兴起之前二百年左右。我的中国同事一定会觉得这份契约签订的时代比现在要美满些，因为如今作威作福的两个超级大国那时还不存在。没有这两个超级大国，那时的世界必定是枯燥乏味。就在我的祖先在希布伦签契约的时候，我的中国同事的祖先出产了极精美的艺术品和书法的时候，今天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土上的居民还在原始的生活中挣扎，他们最大的愿望只不过是满足生存的需要而猎到一只熊或一只野牛。

怀恋也好，不怀恋也好，我们虽不能向回看，事实是，将近四千年来，希布



伦的墓穴依然保留着犹太人先祖的尸骨，它依然是犹太人的圣地，而大部分期间犹太人都在那里祈祷。

以色列竟在这一问题上受到谴责，是多么滑稽！曾经有一段长时期，墓穴完全在穆斯林的控制之下，犹太人是不能进入的。在英国托管期间，犹太人只准走到墓穴阶梯的第七级；阿拉伯人管理员不准他们到里面去祈祷，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曾想踏上第八级，就有人拿剑恐吓我。一九二九年八月，希布伦的大多数犹太人被阿拉伯暴民残酷的屠杀了。我八十高龄的曾祖母也是那时遇难者之一，死于阿拉伯匕首之下。

约旦代表再次厚颜无耻地提起圣地。约旦政府管理圣地的记录，使它根本没有谈论这个问题的资格。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十九年中，约旦在耶路撒冷的占领当局违反它的国际义务，不准犹太人到他们最神圣的哭墙去祈祷。它的军队烧毁了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会堂和祈祷中心。在橄榄山上的犹太人的古坟场，数千年的历史圣地，直接回溯到圣经时代，受到约旦当局的亵渎。它污渎墓穴，把墓碑拔起来充作建筑军营的材料，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认为圣地的山上开路。如我前面提到，从一九四八到一九六七年，在约旦占领时期，约旦当局不准犹太人进入希布伦的麦比拉洞，即先祖墓穴。

一九六七年，由于阿拉伯无端攻击以色列而引起战争。战后，希布伦的管理转移到以色列手中。以色列就将圣地中的圣址开放给所有有关宗教。关于这一点，我请安理会参考各基督教会代表和伊斯兰教领袖的声明。

以色列处理所有圣地的政策的基本原则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保证所有宗教信仰徒的自由进出，并保证每个宗教的教徒都能在有秩序的情况下进行崇拜。这个原则也适用于麦比拉洞，这个圣堂的神圣性是严格维持的。

以色列对于它在所有宗教的圣地的管理记录是很引以为豪的。以色列将继续严格奉行基本原则，即所有信仰的教徒在所有圣地都能自由的祈祷和礼拜。

这个圣堂每天从世界各地来访问的有数百以至数千人，对它的指控是完全不实的；它显然是重复一个“大谎”，而它可怕的影响又是如此恶毒，目的是在刺激数以百万计对事实不明的人。这不过是本组织被那些迅速控制住的人往下拖的又一个例证；他们把本组织变成了无法控制的仇恨和无法和解的分裂的中心。

最近在麦比拉洞，即先祖墓穴，所发生的事件，被此地的阿拉伯代表完全歪曲了，我因此必须加以澄清。如同过去一样，在我们的阿拉伯同事惯常的疯狂谩骂之后，又轮到我来讲述事情的前因后果。

事实是这样的。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黄昏时，有些犹太人到洞里去祈祷，发现殿内礼拜用的罩袍一件撕裂割破，另一件失去踪影。第二天早上，墓穴内的穆斯林职员说，有四名犹太青年溜进了穆斯林的祈祷室，推倒了放置可兰经的书架，将经文扔散在地上。

以色列驻在当地的军事司令官会见了当地的阿拉伯政治和宗教领袖，对于这件事表示遗憾，保证警察将立刻进行调查。经他的要求，伊斯兰教领袖使用他们的影响力去安抚当地人民，避免发生进一步的暴动。两位以色列的犹太大法师也对犹太群众发出同样的呼吁。

到了十月三日星期日，也就是犹太日历上最神圣的赎罪日前夕，几百名阿拉伯青年，在几位成年人的领导下，在穆斯林的祈祷时间里闯进麦比拉洞中，撕毁犹太教经文和祈祷书，破坏约柜和其他的圣物。

驻在附近的一支以色列部队进入殿内，将扰乱分子赶了出去。其中 61 人因此被捕。九人因为年龄不满 14 岁，在他们父母付押金之后释放。有七名成年人在这之后因涉嫌煽起暴动而被捕。一个警察调查小组立刻组成，负责找出那些犯法的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以便给予迅速公平的法律惩处。同时，对于那些涉嫌在希布伦犯法的人，其中包括犹太法师利文格，已进行法律追诉。对于这位法师，我的阿拉伯同事似乎特别注意。

以色列的两位大法师呼吁大家谦抑节制。希伯仑市长和穆斯林宗教领袖们都对这些意外事件表示震惊，并对犹太教经卷被亵渎一事公开道歉。

前任希伯仑市长谢赫·阿里·阿勒·贾阿巴里呼吁各阿拉伯国政府停止煽动行为。显然他的呼吁没有产生这样的效果。

这些呼吁都是因阿拉伯各国政府一再企图煽动穆斯林教徒的宗教情绪而发出的。例如“大马士革电台”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的一项广播中，指出穆斯林教徒的忿怒，威胁要在希伯仑及其附近地区重演一九二九和一九四八年的大屠杀。

以色列国防部队面临这种严重的煽动行为，就在希伯仑采取了维持法纪的措施。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以色列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先生就在国会宣布：

“无论是关于两族居民的共处问题或是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在同一教堂里礼拜问题，政府都会确保执行其政策并使政策受到尊重，最好在这方面得到有关人民善意的合作，否则就要靠法律和奉命维持法纪的人来执行。。。”。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以色列政府在一次特别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下列有关马切佩拉山洞的决议：

“政府再度向基里亚特·阿尔巴和希伯仑的犹太和阿拉伯公民和他们的精神领袖呼吁，请为确保维持法纪，采取措施恢复宁静，并对任何破坏各宗教典礼器物的行为加以谴责。政府呼吁所有社会方面的领导人和宗教领袖为培养该地区所有居民之间的相互容忍和尊重而努力。

“〔政府〕将会作出最大努力，找出谁应负起亵渎犹太和穆斯林宗教书籍的责任，并尽快迅速地审判他们。。。”。

从那时起，希伯仑的戒严令已经解除，该山洞的损坏部分已经复修，并再度开放给穆斯林教徒和犹太人举行礼拜。

从古到今由于宗教狂热而造成的悲剧实在太多了。那些试图煽动宗教情绪和仇恨的人应当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利用这个问题来玩弄不负责任的政治手段是太危险太冒险了。

大家应该考虑和认识到阿拉伯各国政府利用宗教仇恨和利用唆使已经在黎巴嫩造成了差不多 50,000 人的死亡，包括男女和儿童在内。

要说明在以色列管理下的领土内所发生的实际情况同阿拉伯代表在此和在本组织的各个会议室里一贯描述的内容有天渊之别，最好办法是把常常在这个会议厅里听到的肆无忌惮的煽动宗教歧见和种族纠纷的发言同以色列境内的穆斯林领袖就埃及和约旦大使所控诉的意外事件而作的下列发言比较一下。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五日，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报纸《耶路撒冷报》说，希伯仓的回教宗教事务裁判官谢赫·拉贾比·巴尤达·塔迈尼报告他曾与其他穆斯林领导人士一起参观了族长墓，并说清真寺内没有任何变动，他们对此甚为满意。寺里没有任何损坏，整修工程也没有包括任何分隔或变动。陪同谢勒参观的有：耶路撒冷穆斯林理事会会长谢勒·希勒米·穆塔斯比；耶路撒冷回教宗教事务裁判官谢勒萨阿德·奥尔丁·阿拉米；希伯仓教产主任米德·赫特·塔布巴；和希伯仓市长法赫德·卡瓦斯麦赫。

以前，谢赫·穆塔斯比在墓穴建筑的犹太教经卷受到公然破坏后，发表声明谴责这种行为，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的《耶路撒冷报》曾予转载。声明说：

“昨天我看到了犹太教经卷遭受亵渎的新闻。任何宗教事物遭受亵渎都是我所不能接受的，这当然也包括《圣经》在内。希伯仓市长已对此表示遗憾，我也有同感。无论是为了什么理由，穆斯林或阿拉伯人都不应该毁坏宗教经典。亵渎犹太经卷就如损坏《可兰经》一样，对这两者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希伯仓前市长谢赫·扎阿巴里同一天在以色列电视上接受访问，谴责了这种渎圣行为，呼吁阿拉伯国家的领袖停止这种挑衅行动。

最后，让我引述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报章的两篇社论。我引述的两份报纸都是由阿拉伯人拥有经营和编辑的，而且都采取激烈的反以色列政策。

我引述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的《耶路撒冷报》：

“错上加错并不能产生一个正确的结果。我们是反对报复行动的。《摩西五书》是犹太人的经典。侵犯这项经典就等于侵犯我们自己的传统和信仰，我们一定要谴责这项行为。谢勒·穆塔斯比说出了我们大家心里的话”。

现在我引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出版的《人民报》：

“谢勒·穆塔斯比和和纳布卢斯同希伯仑的市长都表示了穆斯林对所有宗教书籍的尊崇。我们呼吁大家尽量冷静，并制止希伯仑的煽动者”。

这里大家都听到了和我们一同生活和了解真相的穆斯林领袖的理智的呼声。把这类声明同我们在安理会议席上为了同希伯仑的局势完全无关的理由而被迫进行荒谬的、似是而非和浪费时间的讨论比较一下吧。

让我提出一项警告。煽动宗教歧见的历史很久，在我国可以远溯至本世纪初。五十五年来，对若干阿拉伯领袖而言，暴力、恐怖主义和无止境的灌输仇恨的意识成了他们对付犹太人和以色列的阿拉伯政策的基本原则。因此付出了很高的生命和财产的代价。

我们不能再让阿拉伯极端主义者利用安全理事会来达到他们煽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仇恨的目的了。大家应该彻底了解：以色列绝不会坐视在以色列政府管理的领土内发生另一个黎巴嫩。

就如黎巴嫩弗朗吉亚总统在他以总统身分发表告别演讲时说：

“阿萨德觉醒了；科威特也醒悟了；约旦比他们先觉醒。我们觉醒得太晚了，而其他的人还在沉沉大睡。。。”。

我们并非在沉睡，而且也不打算入睡。

埃及代表怎么竟然胆敢吐出“加沙”一词呢？难道他真的以为大家都忘掉了埃及统治了加沙十九年的事实吗？难道他以为加沙的居民已忘掉了他们在这块狭窄地带被囚了十九年吗？难道他以为加沙人已忘掉了加沙埃及军政长官第一项法

令就是宣布从晚上九时至日出期间实行宵禁吗？这种宵禁执行了十九年之久，违令者处死。黄昏后除军用车辆外一律不得使用公路。难道他以为这个世界已忘掉了他的阿拉伯同胞怎样描述埃及在加沙进行的压迫行动吗？叙利亚人曾控诉“埃及在加沙地带施行暴政”。沙特阿拉伯人则以下列言词攻击埃及：

“现在让我们审查一下开罗统治者对巴勒斯坦人的态度。。。这正是独裁者希特勒在世界大战时对占领国所使用的方法”。

这样的语录很多。我以前也引述过一些，现在就不再重赘了。但是我的埃及同事应该充分了解在这里或任何地方在道德上最没有权利谈到加沙这个词的就是埃及人。加沙的居民就象西岸居民一样，对自己在未来的解决办法中何去何从的问题各有不同的看法。他们都可以自由表示自己的意见并公开辩论，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埃及从来就没有在加沙提出一个解决加沙问题的办法。如果曾有任何政权被人憎恨的话，那就是加沙的埃及政权。

这位埃及同事提出的比较有趣的一点就是指控以色列在管理领土内施行经济压榨和敲诈。这真是胡说。大家只要看一看以色列管理领土的经济发展趋势的数字就可以知道当地所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彻底的经济革命。

以色列在几个月以前追随很多其它国家，采用了一种价值附加税制度。既然以色列今天同以色列管理领土组成了一个关税同盟，那么适用于以色列境内货物的课税当然也同样适用于关税同盟内的所有领土。

马吉德大使说阿拉伯人反对实施这种税制。他却把犹太人民也曾同样竭力反对施行这种税制的事实略而不提。不论你们相信与否，奇怪的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竟然也有一点共同之处。他们对新税项都不特别热心。我想这并非我们这两个民族专有的特性，在座很多人必定可以了解那些不愿意付税的人的心理。

如果马吉德大使对此十分关切，而萨达特总统的内部或外在问题需要再举行一次安全理事会会议，那么这件事可能是召开安理会的—个不错的理由。例如我们

也可以一道对英国税务当局表示我们的不满，我要遗憾地指出他们就是以色列税务当局的导师——传统和以前的连系是很难消灭的——因为他们看来特别善于拟订一些最苛刻的税收法例，我的英国同事们一定能证实这一点。以色列税务人员对英国的税务概念一向是一律采用忠实执行的。或许我们也应该向我们的法国和瑞典同事抱怨。我说得不对请大家指正：我相信这一种税则是法、瑞两国税务当局的杰作，后来很多其他国家，遗憾地也包括我国在内，都采用了。

但是认真地说，假如埃及大使要抱怨征税的话，那就让他把以色列管理领土的整个经济状况告诉安理会，因为事实上在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五年期间，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率达百分之十四。在这段期间内，按平均人口计算，西岸的国民产值增加了百分之十一，加沙增加了百分之十二，而两地的私人消费都增加了百分之九。按一九七四年价格计算，西岸的货物和劳务出口总值每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二十四，加沙地带则为百分之三十。西岸的每日工资净额每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三十五，加沙地带则达百分之三十九。

信不信由你，我们发现加沙地带——北西奈地区约四十万的人口——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度的教育预算约为二百万美元。西岸的人口约六十五万，其教育预算则为七百万美元。加沙地带和西奈北部地区今年的预算比九年以前增加了十倍，西岸则为九年以前的九倍。

加沙和北西奈在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度为其四十万人口而设的保健预算只有八十万美元，信不信由你，每人两块美元，而现在已增加了三十倍，我们又发现西岸的保健预算则增加了二十倍。已经出版的国际财务统计显示，西岸和加沙在以平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的经济增长而言，同以色列、埃及、约旦、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相比均名列前茅。

我杰出的埃及同事，我要谈的经济压迫就是这么多了。

埃及大使谈到有三千二百名阿拉伯人关在以色列的监狱里。各位代表可能知道，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有五十多万，在以色列管理领土内的人民则超过一百

万。现在，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如果我们把关在听任调查情况的以色列监狱里而且是经由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判刑的阿拉伯囚犯的数目同关在邻近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囚犯的数目比较一下，将会是极有意义的事情。看一看他们在那些监狱中的境况是更有意义的事情。那简直是笔墨所不能形容的。

我指出以色列的无辜人民受到恐怖主义行动的袭击，以及那些恐怖主义者在作了残暴的杀害和暴行后已经被捕，我并不是要告诉安理会任何新的东西。难道埃及代表真的要我们仿效阿拉伯政府对待巴解恐怖主义分子的方法吗？一九七〇年，有一百多名巴解人员宁愿到以色列去也不要约旦的监狱中受罪。

去年，有两家游客旅店受到巴解恐怖主义分子的袭击。在两件事例中都有无辜的游客丧生。一家是在特拉维夫的萨沃伊旅馆，另一家是大马士革的塞米拉米斯旅馆。埃及代表要我们以谁的行为作为榜样呢？象在以色列所发生的情况：公平审判他们然后判处徒刑，虽然他们曾经谋杀人；还是象叙利亚那样，逮捕后进行仅仅十二分钟的象征性审判，主审法官并宣布喝咖啡要没有时间了，所以立即就在大马士革的一个广场上当众把他们吊死，以供启发围观的人群呢？我们的埃及同事要建议那一种作法呢？

被控在开罗塔赫里广场进行破坏活动的恐怖主义分子数周前已被判刑——一个被判以吊刑处死，另一个则判终身监禁。不到两周以前，两名被控在阿历山大破坏火车的恐怖主义分子被判了死刑。三名曾在八月劫持一架埃及飞机的巴解恐怖主义分子则被判终身苦役。

我们应该仿效我们的阿拉伯邻国吗？

尽管我们的生活受到强烈的挑衅、尽管我们的人民遭到屠杀、射击和恐怖主义的袭击，而且其中很多受害的是无辜妇孺，但我却可以在此自豪地说，在这样众多的事例中以色列从未执行过一项死刑。然而各位尊贵的阿拉伯代表却在此教导我们什么是文明行为？

新近发现的所谓凯尼格报告书使我们得益不少。我所有的阿拉伯同事们今天



都收获丰富——包括我的约旦同事，约旦的种族主义宪法和法律禁止一个犹太人成为约旦公民，原因是他信奉犹太教；并禁止基督教徒在耶路撒冷拥有土地；我的叙利亚同事呢，他们的政权把四千五百名叙利亚犹太人几乎完全关在叙利亚监狱里，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发言和行动的基本权利。

虽然这些只是内政问题，而且也在本组织职权范围之外的问题，但以色列没有什么要隐瞒的，因此我要简略的提一提。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拉宾总理的发言已经表明了我国政府对此问题的立场。总理在他的发言中指出凯尼格的信只是内政部一名职员写给他上司的一份内部备忘录，其中表示了他的个人意见。这份备忘录并不代表以色列政府的政策，此外，它并不反应政府对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的政策。

埃及代表照常歪曲了事实——不但指名凯尼格先生是“负责处理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问题的”官员（S/PV. 1966, 英文本第32页），并把凯尼格报告书形容为一个“官方计划”（同上）。既然埃及代表那么喜欢引用以色列的报章——我知道他是很难理解的一个生动活泼的民主政治的实践情况的——为什么他不引用我刚才所引证的九月十六日拉宾总理的发言呢，那发言正是与此问题最有密切关系的。

凯尼格先生的所谓提议根本不会得到以色列政府高层人物讨论的，这是无须赘言的，而且事实上曾经搁置了六个多月才有人说到这个提议。

最后，我真是不想再继续无聊的争论，不想再费时来驳斥我的阿拉伯同事。这种辩论不会使我们走上和平之途。我们所应关心的是和平的问题，而绝不是这种每个月都有的毫无意义的骂人。

但我要提出几点意见，主要是针对约旦代表的话。在讨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时，他故意忽略了约旦的巴勒斯坦人民。

事实上，在28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中，有170万以上，包括西岸的65万人是约旦王国的公民，持有约旦护照，50万左右则是以色列公民持有以色列护照。因此，约百分之八十的巴勒斯坦人是约旦和以色列两国的公民。

此外，委任统治巴勒斯坦百分之八十的领土就是现在的哈希姆约旦王国。鉴于这些事实，我们就要重申以色列政府的信念：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问题必须在和平协定的范畴内作最后解决。我要强调的是：以色列和约旦之间订立和平协定。但我们是不可能达成这项协定的，因努赛贝先生已经提出了先决条件，他要求以色列即时撤出，从而恢复他所说的：

“巴勒斯坦人的合法... 权利和... 意愿，大家都知道约旦是承认巴解组织... 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的”。（同上，第66页）

现在，埃及代表应该有所决定了。约旦政府和以色列政府都认为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是自由平等的有关各方进行谈判的基础。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的所有要点都是一项一揽子办法的一部分，约旦也必然明白，就如国际社会现在所了解的一样，我们是绝不会因受威吓而接受任何事先就影响谈判并规定先决条件的那套办法的。

约旦代表提到该国承认巴解的地位，我对此甚感兴趣。坦白说，我以前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到今天为止，约旦国会中百分之五十的代表仍然来自西岸。

西岸的各位市长都向侯赛因国王致敬，并获得侯赛因政府的发展贷款，当然除此之外，他们也收到以色列政府的贷款。

事实上，约旦公务人员仍然在负责西岸的日常行政工作。

如有巴解成员在约旦露面就会有生命的危险。他们以为可以骗什么人呢？为什么要假装呢？难道努赛贝先生真的认为他这个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个有名望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家庭的儿子，作为哈希姆约旦王国的代表或代表约旦国会中的西岸代表、或代表阿拉伯世界唯一自由选出的西岸市长、或约旦内阁中大部分成员——难道他真想告诉我们在开罗出生的亚西尔·阿拉法特或贝鲁特的移民领导班子都比他们更能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吗？

有一天他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应不应当错过目前似乎存在而以后可能不存在的... 宝贵机会，... 或应不应当听任局势盲目无情地走向不可避免的巨大灾变呢？”（同上，第58—60页）

然后，使我惊异的是，他说这个问题将主要取决于今天安理会的行动。他一定是在开玩笑。难道他真的认为这种徒劳无功，费时费神的辩论就是解决中东问题的正途吗？

约旦代表当然不可能相信这一套的，因为他的埃及同事事先没有通知就突然要该约旦代表和其它阿拉伯代表团参加这一次讨论，而他们仅是在埃及同事向安全理事会主席提出要求后四个小时后才知道的。他们一定不会认为这一次只体现阿拉伯国家彼此想领头的会议是可以解决此类问题的场合。

约旦代表是了解以色列的：他曾到过以色列；他也和以色列人谈过。我绝不是说他喜欢以色列人或赞同以色列的政策。不过，起码他本人和他的亲属——我和其中若干位不单是曾在耶路撒冷共同就读，而且也曾在对话中会面——认识到以色列有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你可以向它提出意见，你可以在那里集会，也可以按正常的民主程序听取不同的意见。顺带一提，我必须向他和他的阿拉伯同事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他们没有自由、不受拘束的以色列报章作为消息来源的话，他们的演讲怎么办呢？

在特拉维夫我亲自主持的一次会议上，他杰出的兄弟公开猛烈抨击以色列的政策。

我要说的是：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呼吁冲突各国坐下来谈判。就在几天以前，我国总理就重申我们愿意到日内瓦参加按原来办法而重开的会议。

我们如何能找出解决办法呢？他们除了召开安理会会议对我们叫骂以外就无能为力了，而生活是不肯因此而停滞不前的，他们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举行谈判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此好好坐下来，象文明人一样交谈呢？如我们不坐下来谈的话，又怎能够求得进展呢？有哪一个冲突是不经过各方的谈判而能够解决的吗？

为什么他们不能克服由来已久的恐惧而同我们在此或任何地方进行谈话呢？他们怎能期望我们在此或任何地方获得进展呢？

在我针对约旦代表的讲话中我曾引用他的发言中的一段，不过，我并不是特别对他讲话的：我是同时向所有和我们有共同边界的各国代表呼吁。

让我明明白白地说：只要他们继续拒绝和我们交谈，就意味着他们并不承认我们的存在权利。如果他们不承认我们的存在权利，那么我们就不会在这方面或其他方面迁就他们。事既如此，为什么因我们在领土里不愿无声无息静候他们的差遣而谴责我们呢？

他们在这里说：巴解是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他们对巴解组织的盟约和我一样熟悉，其中第十九条宣称以色列国的存在是无效的，而第二十条则否认犹太民族同圣地有任何历史连系，第二十一条则认为除了毁掉以色列以外，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来解决问题。

他们真的认为在以色列或其他地方任何头脑健全的人会接受这种谬论吗？

我要同努赛贝大使一道为避免错过这个宝贵的机会祷告。

我们绝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因此，让我们象文明人一样坐下来开始交谈，彼此了解，一道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让我们抛弃这种可怕、徒然无益的、冗长不堪的演讲—待我结束之后大家又会听到的这种演讲；我们是代表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两个伟大的信仰和文化，让我们一道抓住这个机会吧。

主席：我谢谢以色列代表对我国和我个人所说的客气话。

我要告诉安理会我收到沙特阿拉伯常驻代表的一封信，要求按照《宪章》有关条款，被邀请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因此，按照惯例和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我提议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席位有限，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

奥文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对讨论中的项目保留权利，在安全理事会下次会议中发言。如果我们被迫而要今天发言，那是由于以色列代表赫佐格大使的发言。

当我们在讨论一九六七年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问题时，他不是第一次使用了同一手法。他宁愿谈论各种各样的事，特别是谈论——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无疑已注意到的——黎巴嫩局势。

如果我们相信以色列代表的话，那末没有一个国家比以色列更关心黎巴嫩的主权、其未来及其边界的完整。赫佐格大使正在点头表示赞同。

不过，众所周知，事实上，黎巴嫩悲惨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以色列公然干涉这个阿拉伯国家事务的政策。以色列代表急急忙忙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共产党的宣传。可是，我大胆请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注意安理会的一份文件，关于以色列——黎巴嫩地区停火现况的例行报告。由联合国休战监察组织（休战监察组织）参谋长提出的这份报告载于文件S/11663/Add. 32。这些事实是公正无私的联合国观察员搜集的。

既然以色列代表提起黎巴嫩问题，这些观察员报告些什么东西？他们提出了下列几点。第一，一九七六年十月发生了六件以色列占领黎巴嫩领土内阵地的案件。第二，我们在报告中看到，十月里，发生了十四件以色列不仅使用小武器并且使用迫击炮及大炮越过停战界线射击的案件。第三，十月间，发生了六件以色列军舰侵犯黎巴嫩领海的案件。第四，同一个月里，发生了二十六件以色列飞机侵犯黎巴嫩领空的案件。

这些事实表明了实际状况和以色列在黎巴嫩的真正角色。这些是联合国观察员搜集的事实。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以色列不限于继续占领一九六七年掠夺的阿拉伯土地并且企图以逐步侵略和占领的方法侵犯另一个阿拉伯国家黎巴嫩的主权。这是安全理事会每一个理事国应当考虑的，因为以色列代表赫佐格大使提到了这一点。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就澄清问题发言。

赫佐格先生（以色列）：我希望苏联代表能够澄清一下他所提到的各别事件是否有任何生命损失，同时南黎巴嫩的以色列军队是否如他所说的是在黎巴嫩的唯一外国军队。

奥文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注意到以色列代表没有否认以色列飞机侵犯了黎巴嫩领空，以色列海军战舰侵犯了黎巴嫩领海和以色列军队占领了黎巴嫩领土内的阵地的事实。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毛里塔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开始发言。

哈桑先生（毛里塔尼亚）：安全理事会眼前的工作又是一件困难而重要的工作；从其基本的政治性质来说是困难而重要的；而且，从中东局势目前的爆炸性来说也是困难而重要的。

主席先生，我们都知道你作为外交家的杰出资格及贵国巴拿马对争取他人承认其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人民的斗争作出的承诺，我们相信，在你的领导下安全理事会将能够勇敢地对付我刚才提到的重要而困难的工作。请允许我向你祝贺。

今年以来，这已经是安全理事会第三或第四次处理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局势了。安全理事会其所以屡次处理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象特拉维夫代表所指的那样，对阿拉伯国家来说，在安理会内进行辩论本身就是目的，也不是因为阿拉伯国家不能以暴力对付暴力。安理会其所以处理这个问题，是因为联合国宪章曾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授予安理会。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采取的，象征其在这些领土实行的政策的鲁莽镇压，其掠夺阿拉伯领土的政策，所有这些，至少可说是对该区和平的威胁，不仅如此，还是国际和平的直接威胁。显然，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是处理这个局势并且采取宪章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措施，以便消除和平的威胁并避免随时可能爆发的局势。

在我看来，安全理事会应当感激埃及代表再次提请安理会注意到该局势的严重性。我们知道，安全理事会已经审议了中东局势并且研究中东局势的各方面。我

们也知道，安理会通过了一些处理该局势的决议，但是到目前为止安理会的审议或是安理会通过的决议都没有阻止以镇压方式或大规模战争方式重新发生的暴烈行动。这是没有一个国家会有疑问的，如果是这样，这是因为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没有加以执行，由于二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以色列的骄横和不妥协，第二个原因是安全理事会的这些决定缺了一项基本要素。以色列的不妥协和骄横阻使一九七三年战争以前及其后的任何和平努力不能取得成就。以色列拒绝从它在一九六七年侵略紧邻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国家之后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以色列不仅藐视所有调停的努力，并且开始推行有系统的政策在这些占领领土上从事移民和建立殖民地同时，进行迁移阿拉伯居民并掠夺他们的财产。无疑的，以色列的这种态度是一九七三年战争的真正根源。今天的局势比起一九七三年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同样的原因产生同样的结果，可能，如果不是必然的话，以色列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措施和其拒绝向国际社会的意志低头，将再次引起战争，其结果，在该地区和在国际舞台，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

以色列现在和过去，由于熟练的宣传，已使别人相信它的邻邦要把它赶入海中的说法。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在任何情况下会相信如此荒唐和过分简单的想法。阿拉伯领土被武力占领了和并吞了。其居民被劫掠了，不止二十五年前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的种族灭绝政策到现在还在继续盲目地、无情地进行着。这是特拉维夫犹太复国主义当局的政策，它到目前为止包括不理安全理事会请求以色列撤出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决议。

如我早先说过，还有一个原因到目前为止使安理会的行动继续无法产生实际结果，因为在安理会决议里缺少一项基本要素，这严重地使它无法发生效用。基本上，就是我们把中东局势的主要或基本原因，就是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放在次要地位的这一事实。显然，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该地区就无法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



过去几年来，国际社会也明白了这个现实。联合国大会本身通过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明确决议。自从今年开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辩论再次显示这个总趋势。安全理事会，如果要履行其职责并弥补到目前为止在有关中东问题的各项决议中出现的缺陷，就必须考虑到这种趋势。我们认为事实上，安全理事会不能继续避免承认一项日益明显的现实，就是巴勒斯坦现实。安理会不能继续对以色列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实行的措施无动于衷。它也不能继续对以色列以武力占领和并吞政策造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漠不关心。安全理事会，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必须对以色列表示最强有力的谴责，指出以色列政策很可能造成新的对抗，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安全理事会，我们相信安理会将不负我们的期望。

以色列代表使用陈腐的说辞，当他需要履行他直接而非常严肃的责任时，他总是在安理会向我们说这一套。他用这种陈旧的说辞来转移安理会各理事国的注意力。因此，他说到阿拉伯世界发生分裂，他说到黎巴嫩，他说到阿拉伯世界在这点和那点有分歧。我们过去有几次告诉特拉维夫代表：阿拉伯国家可能有不同的观点，或许有很深的分歧，但是我可以向他担保：如果他对这种分歧下赌注，那他赌错了。我认为一九七三年发生的事应当已经给了以色列代表一个很好的教训。

如果我们相信以色列代表的话，我们会得到这样的印象：每一个人都是错的，只有特拉维夫代表的对的。世界就面临这样的混乱局面：占领成为正当的事业，自由和奴役变成响往的目标。如果我们相信以色列代表的话，我们就会真正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颠倒的世界上。

每一个人——整个国际社会，凡是谴责以色列的措施，要求以色列终止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措施并撤出这些领土，以及要求以色列遵守法律和安全理事会及大会的决定的人——每一个人都是错的。而以色列代表现在到安全理事会来，试图来教训我们。我想，这是对安全理事会的侮辱、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良心的侮辱。

阿拉伯国家来到了安理会。他们是能够以暴力对付暴力的。他们是能够使

安全理事会不处理这件事，但是安理会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基本的责任。安理会无须任何阿拉伯国家使它处理这件事，它有责任自己主动来处理这个局势并向提请它注意这种局势的国家表示感谢。

我相信以色列代表将会看清现实的世界——而不是他希望的世界——如果他把自己颠倒过来的话。

主席：我感谢毛里塔尼亚代表对我国及我本人说的好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孟加拉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凯泽先生（孟加拉国）：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理事国的代表让我代表团参加目前关于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局势的辩论。在参加辩论时，我还要向你和贵国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们相信，在你英明的领导下，安理会将会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

长期以来，中东争执和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局势，时常吸引了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的注意。

安理会上次辩论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的恶化情况是在今年五月。当时安理会主席代表大多数国家，对阿拉伯领土的当时情况和领土内人民的福利表示深切忧虑。他还对以色列采取措施以改变领土内人口组成或地理性质，表示遗憾，并且宣布这些措施是非法的，是对和平的障碍。安理会、联合国其他机构和会员国以前都一再强烈地表示同样的意见。

我们在回顾过去几个月时，发现以色列完全不顾国际社会及其紧密的朋友和盟国——实际上不顾所有的人——继续推行其同一阴险的合并政策。假如有什么变化的话，也只能说变得更糟了。以色列的政策一天比一天嚣张、强悍和横不讲理。

十一月一日，在开始这场辩论时，埃及代表详细地描述了以色列怎样有组织地、公开地进行它合并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在这个地区逐渐消除巴勒斯坦人存在的一切痕迹的政策。以色列官方文件中载有这些长期的、有系统的和阴险的计划。以色列政府的这些计划和行动清楚地显示出它的目标，那就是完全消灭巴勒斯坦的名字和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不停地扩大它的殖民主义攻势，把它的游移不定的边境不断地伸延出去。

这些发展对中东的和平都是不利的。我们一贯相信，也继续相信，公正持久地解决中东问题的两个必要条件是完全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和以色列撤出一切阿拉伯领土。以色列政策的目的是阻止达成解决的两项条件的满足。因此我们不能不作出结论说，以色列对和平毫无兴趣。

我还有责任提请安理会注意阿拉伯领土局势的另一方面，这是由于以色列对巴

勒斯坦人民的政策造成的，对我们有直接影响；这就是伊斯兰宗教圣地的地位问题。现在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有伊斯兰教最神圣的一些圣地，我们对这些圣地是有着最深切紧密的感情的。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圣城耶路撒冷。我国代表团曾有机会表示我们的深切忧虑：世界上的回教徒都感觉到，以色列试图褻渎在这个城市内的伊斯兰圣地。这种情况尚未改变。此外我们发现，以色列在其占领的领土的其他部份也在推行同样的政策。以色列必须明白，回教世界绝对不会接受它现在推行的政策。让以色列推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就等于宽恕对人类很大一部份——世界上一个主要宗教，即伊斯兰教的信徒，易卜拉欣·哈利勒的宗教的继承人——的宗教感情的褻渎，也就等于剥夺巴勒斯坦人对自己国家拥有的合法权利。世界社会现在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不然就会面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预言的后果。

我们认为，以色列代表的发言是一份关于历史和宗教的学术演讲。我们在这儿不是要讨论我们祖先的历史，也不是要比较伟大的宗教和古老的文化的辉煌历史。我们关心的是中东的丑恶现实及其所受痛苦，而以色列是造成这些痛苦的罪魁祸首。

主席：谢谢孟加拉国代表对我个人说的好话。

尼亚基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请让我首先对你担任十一月份主席表示祝贺。我相信你作为外交家的崇高品质和经验，会保证安理会在你的明智主持下取得积极的成果。我还要向你的前任，巴基斯坦的阿洪德大使致敬，他明智有方地主持了安理会十月份的工作。

安全理事会现在再次开会审议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问题。正如在三月份和五月份安理会的会议那样，我们处理的是对占领国的具体控诉。这个占领国对巴勒斯坦居民的镇压性措施，使得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愈来愈富爆炸性。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代表在十一月一日已经向安理会解释了局势的严重性。因此我不再详细讲述以色列对占领领土内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而我希望强调的，是象在希布伦发生的那些事件的根本原因。

正如我们在三月所说的，现在在耶路撒冷和西岸其他城镇发生的事件，是由于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造成的。巴解组织代表在开始辩论时很正确地指出这一点，他强调指出，被占领领土的问题的根源在于占领本身。这就是说，只要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和继续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那么中东就永远不会有和平。因此以色列必须采取步骤，执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以便促进该区和平的实现。

希布伦事件是个警告。以色列必须理解，假如它继续无视安理会的一再呼吁，那么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反抗就会以罢工、示威和其他形式继续下去，直到获得最后胜利为止，因为人类决心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精神是不能战胜的。巴勒斯坦人民是阿拉伯和以色列冲突的中心，他们将会继续斗争，直到最后胜利。他们不能永远是生活在贫穷痛苦中的无家可归的难民。

因此，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人民自决的权利，包括建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国家的权利。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样，谴责一个常任理事国在今年六月滥用否决权，使二十国委员会关于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问题的报告不能通过。安理会没有确认巴勒斯坦人民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因此没有完成它帮助中东取得和平的责任。

我们本来以为，以色列因为巴勒斯坦的瓜分而诞生，因此会是纠正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不正义的第一个国家。可是以色列却继续采取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措施。例如，在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内居民人权的措施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31/218）中，载有关于占领国严重违反人权的报告。以色列继续把阿拉伯人从被占领领土中赶出去。它在占领的耶路撒冷和加沙，把数以千计的人的家从一部份移到另一部份。它剥夺那些逃离被占领领土的人回到自己家园的权利。它拆毁房屋和没收财产。更糟的是以色列建立永久性的定居点，推行合并政策。以色列大概想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建立犹太人的定居点，从而造成既成事实。我国代表团痛

惜这种状况，要求以色列停止旨在合并和改变被占领领土的人口组成的进一步行动。

现在应该由安理会采取积极行动来迫使以色列执行安理会的决议。安理会由于否决而不能采取行动，以致受到了太长久的挫折。不能永远阻碍巴勒斯坦人民实现他们建立独立家园的目标。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永远默认这种情况而不作斗争的。因此，假如以色列当局相信它们的镇压行动能够动摇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意志和削弱他们的抵抗能力的话，他们只不过是自我欺骗吧了。这是不顾历史教训，而其中特别中肯的就是犹太人民自身的教训。目前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压迫阿拉伯人的人，不会比那些大约在四十年前压迫犹太人民的人更成功。因此，这不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是否能实现的问题，而是何时和如何实现的问题。至于这个目的是以和平的还是更猛烈的方法来实现，就要看以色列及其安慰者的态度了。我国代表团相信，假如这些安慰者在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方面采取公正的态度，就可以使以色列履行它的义务。但是只要以色列知道它一定会得到这些安慰者的支持，它就会继续无礼地藐视联合国决议。

因此，现在已经到了时候，安理会应该实施它的集体意愿，明确地告诉以色列，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高机关不能容忍它对安理会的决议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了。安理会应该强制执行要求以色列撤出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决议。安理会应该要求以色列执行旨在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与生俱来的自决权利的联合国决议。假如以色列不按安理会的集体意愿行事，那么安理会就应当按照联合国宪章采取适当措施。

主席：谢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好话**。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希腊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象平常一样，安理会又遭受到以色列代表接二连三的谎言、歪曲和指控。他想贬低安理会理事的智力，希望一次次重复陈旧的以色列故事，就能使某些人轻易相信它。

他甚至于在他的发言中争辩说，理事会决定开会讨论，就是一种侮辱。他再次想把理事会的注意力从辩论的主题转移到黎巴嫩的局势。大家现在都知道以色列所担心的就是黎巴嫩恢复和平，同时也知道，战争在黎巴嫩继续下去，对以色列是有利益的。当以色列继续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进行罪行的时候，对黎巴嫩的局势假装慈悲是无济于事的。

我可以不必提醒安理会各位理事，安理会现在开会要审议的就是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以色列的非法措施，并且，这些领土内的情况是理事会的责任和直接所关切的。

以色列代表采取了他惯用的且经常重复的伎俩，靠援引各种不相关的论点来混淆问题及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的关键就是以色列的军事占领及由此造成的应受谴责的后果，而不是——我要重复一次，不是——黎巴嫩内部的局势。黎巴嫩发生的事情是深深令人感到遗憾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用来说明以色列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坚持执行扩张主义计谋是合理的。

我不想把话题停留在黎巴嫩的事件上，我只想说，在那儿发生的事情，已在阿拉伯国家的范围内，继利雅得和开罗首脑会议之后，正在加以纠正。

以色列从不犹豫地干预和企图恶化阿拉伯内部问题，以色列相信除了死的阿拉伯人以外，其次最合乎它的理想的就是四分五裂的阿拉伯人。但是，使以色列沮丧的是，阿拉伯的团结恢复了，正如十月二十八日《华盛顿邮报》所指出的：

“以色列日益担忧它的假日可能快要结束了。开罗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大大促进了阿拉伯统一的恢复，同时，由于这次开罗会议和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的较小规模的六方会议，阿拉伯的团结也加强了。叙利亚和埃及之间的友善关系现在是一个事实。”

此外，以色列代表认为先在安理会之外作出指控是恰当的。他在十一月一日以色列常驻代表团发布的新闻中争论说，我给安理会主席信中的内容和辩论同该地区的真实情况是完全不相关的。那封信现在正在安理会的每一个理事面前。

他敢反驳我信中所提的任何一点吗？他的政府是否在西岸及加沙地带任意地逮捕了许多人？他的政府是否在西岸的许多城镇实行过宵禁？他的政府是否纵容过极端主义团体的罪恶行为？他的政府是否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设置过，和是否还在设置定居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众所周知的，甚至以色列政府领导人本身的发言中都可找到。我只能希望以色列代表读一读《纽约时报》所载关于这一点的这篇文章，这是对以色列友好，并且也是他引用过的报纸。

这篇关于他的政府对待阿拉伯的人的文章两天前登载在十一月二日的报上，我只想引用其中几句：

“……〔他们是〕二等公民。以色列阿拉伯人的问题这些月来已呈现出新的紧急状态，这是由于本来安静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提出了抗议和一个以色列官员的引起争论的报告激起了少数人团体中许多人的愤怒。”

这篇文章是威廉·法雷尔先生写的，是十一月一日从耶路撒冷发出的。在我稍后的发言中我会再提到这篇文章。

于是，以色列代表指控埃及滥用安全理事会，用他的话来说，理事会是一个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如果以色列代表果真相信这一点，那末他



是否认为以色列政府在被占领地区的行动和措施是符合和平与安全的？ 我不相信他是真正这样想的。

事实是，我们要求召开这些会议，正是因为这些行为已危及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如果再继续下去，就一定会导致局势的爆发。

以色列代表也指控埃及和其余的阿拉伯世界在利雅得会议后曾要求在安理会进行一次辩论。 我要回答他说，是的；我们阿拉伯人在利雅得会议之前和在利雅得会议之后都说明了我们的情况和理由。

他是否期望埃及或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会袖手旁观，眼看他们在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的兄弟被杀害、逮捕、拷打、放逐、他们的家屋被摧毁，土地被征收，并眼看外来份子同他们一起居住在他们的土地上？

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可耻的镇压措施告诉世界上这个负责和平与安全的最高机构安理会，我们就是不履行宪章所规定的义务。

我了解到，他的政府因在理事会和其他联合国机构被揭露而感到的窘迫和羞耻心理，但是，他还能期望什么呢？ 他是否期望象他的政府一样因为柯尼希报告而感到同样的窘迫——这不是因为报告的内容，而只是因为这个报告已为世界舆论所知道？ 如一九七六年九月《犹太观察家》周刊在描述认可该报告的那些以色列领导人时所正确指出的：

“他们原则上同意这些调查的结果，但是认为泄漏给新闻界一点，简直可以说是叛国。”

柯尼希先生现在何处？ 他一定还占着他的职位，也许不久就将进级了。 事实上，以色列政府正在开始执行他的建议，尤其是在阿拉伯居住的地方设置新的以色列定居点的建议。

以色列代表连柯尼希报告中的一个字也不曾否认。相反地，他想引用他的总理关于该报告的极其小心的声明，而忘了柯尼希先生的上司，内政部长，已宣称对柯尼希先生完全有信心。

现在，我想从我刚才提到过的《纽约时报》上谈论柯尼希报告的文章中，引用一段话：

“〔对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局势的〕反应的加强是由于柯尼希先生的职位是内政部部长在加利利的主管官员，并且他在给各市政府划拨款项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决定权的。”

这篇文章紧接着说：

“对许多以色列阿拉伯人而言，柯尼希先生未被撤职一事仍然是令人不满的一点，他的备忘录已使反以色列宣传机构有机可乘。”（《纽约时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日，第12页）

以色列代表想向安理会兜售在被占领的西岸的穆斯林领导人近几星期来对以色列的统治和以色列的行为感到满意的说法。但是我要问他几天前穆斯林领导人给以色列军政长官的那封信。这封信登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的《人民报》上其中载有下列要求：第一，释放受拘留的学生，他们的行动是出于宗教的热忱，并且是由基里亚特·阿尔巴居民无视宗教法令撕毁《可兰经》而引起的，这些宗教法令禁止亵渎任何宗教的圣书。第二，废除卜拉欣清真寺的军事安排，因为这些安排准许大批以色列士兵在穆斯林教徒祈祷时进入该清真寺——这一事实是同圣地的宗教自由相抵触的。第三，要保持卜拉欣清真寺作为一个纯粹的穆斯林场所，自从穆斯林教徒来到这些土地以来一直就是这样的。第四，保证这两个宗教不同时举行祈祷仪式，因为这会引起悲伤，就穆斯林法而言，是不可实施的，且与宗教相抵触的；在写下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同时用来作为清真寺和犹太教堂的地

方。

我们知道，谁在作出不真实的指控，谁在轻率地高谈以色列对阿拉伯土地和加沙的占领是仁慈的举动，指说那儿的人民多么快乐——然而我们知道，每个星期都有更多的人被逮捕，更多的房屋被摧毁，更多装模作样的审判等等。以色列代表是最不够资格谈到加沙地带的。

以色列代表在说明情况和理由的时候，好象以色列是不可能犯错似的；以色列不该受到责备；以色列毫无可以惭愧的地方；而侵略者是我们阿拉伯人和我们的朋友。这是很奇怪的逻辑。

以色列代表和他的政府必须了解到，只要以色列还继续占领阿拉伯土地，只要它继续迫害和镇压巴勒斯坦人民，并且否认他们有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包括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那末，整个阿拉伯世界就会团结在一起。在被占领领土获得解放，正义与和平在该地区普遍存在之前，阿拉伯世界将团结在一起。并且，我们将继续在安理会和所有其他国际论坛揭发以色列这种危险政策的真实面貌。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我祝贺你用这种方式领导安全理事会审议当前的项目。我应该说贵国境内的巴拿马运河沟通两个大洋，是新大陆南北两半球的人民之间的和平航道。我们希望你所代表的巴拿马仍为世界各国之间一个和平的象征，不仅在贸易方面，而且因为它是贵国人民从西班牙带来的文化和文明的康庄大道。这种文化和文明同我们阿拉伯人历来也有渊源。

赫佐格先生离开了安理会会议厅，并不使我感觉奇怪。埃及代表正驳斥他的指控时，他却看起报纸来，其实，我宁愿他退出会议厅，也不要在此地看报纸。但是，我保证不采用赫佐格先生那种腔调。赫佐格先生是不妥协的人。有时候他似乎不知所云。他在今天的发言中把我们的埃及同事称为“杰出的埃及代表”。他最初只把努赛贝先生称为“约旦代表”。可是赫佐格先生后来又把他叫做说谎的人，再后来他又把他称为“杰出的约旦代表”。一个人怎么可能是杰出又是说谎的人呢？赫佐格先生的话自相矛盾。他不知所云。他很狂妄，自以为不管他说什么话，人家都会信以为真。

我恰巧不是犹太人，但我觉得弗洛伊德这位杰出的犹太人如果分析赫佐格先生，就会发现他对阿拉伯代表们的态度有精神分裂症的毛病。

赫佐格先生带来一本《圣经》。我不认为《圣经》应该是他的专利品，所以我也带了一本。他没有引用《圣经》中的任何话，但我可以立刻说，他的《圣经》是不全的；他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会有《新约全书》。《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我都有。我恰好也是对圣经稍有涉猎的人。我们在七八岁时就必须开始读《圣经》。虽然我一向对《旧约全书》所蕴涵的智慧感到惊奇，但我所读的不以《旧约全书》为限。我再说一遍，赫佐格先生的《圣经》是不全的。但是不必去管它；他说犹太复国主义者瓜分巴勒斯坦成立一个国家是合法的，但却不肯费事去寻找他的理论根据。巴勒斯坦被瓜分时，我正在成功湖。不知道那时候赫佐格先生在什么地方。也许他那时还在爱尔兰念中学；他不象上了年纪的人。我知道那次瓜分是压力造成的。

但是，他当然必须替他的冒牌国家找理由，这是可以了解的。我这句话不带任何恶意也不带任何讥讽。

要不是时间太晚，我要朗诵这本圣经里整章整节的话，来驳斥所谓上帝把巴勒斯坦赐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说法——不要把我们的犹太人混为一谈，他们是闪族人，和我们一样。

其实，犹太复国主义是以一神教为基础的一种欧洲思想。基督教也曾一度利用宗教作为追求政治目的的动机。那是在十字军时代。平心而论，不但基督教和犹太教如此，伊斯兰教也曾经一度设法凭着哈里发制度来利用宗教。我们阿拉伯人以为我们凭着哈里发制度，就能够统治和我们交界的伊朗人，当时称为波斯人。我们失败了。不仅是我们的地区，世界其它许多区域也曾经一再利用宗教作为追求政治和经济目的的动机。法国革命后，宗教不能继续控制人民，人民便开始利用思想作为推动力——思想是一种新的宗教，从沃尔泰和卢梭开始，到马克思和列宁为止。思想虽然不完全是宗教，但也是一种宗教，也被用来作为追求政治和经济目的的动机。人类非有动机不可。

如今，使犹太教政治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欧洲人。各位都知道，它的倡导人是西奥多·赫兹尔。他被报馆派为驻巴黎的通讯员，报导德雷菲斯事件的消息。因为当时法国重新掀起宗教情绪的浪潮，刚好有一个无辜的犹太人被害，他就厌恶起基督教徒来，也许这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当以色列代表说，“为什么巴勒斯坦人民不跟我们讲和？”我们一定回答说，“如果你不让巴勒斯坦人返回他们的家园，怎么能够讲和？”这件事情很简单。你怎么能希望把某人赶出他的家，再对他说，“来跟我们讲和吧。”让他回家去，然后再看看情形，也许会有和谈的机会。

所以，假定一种动机是正当和公平的，巴勒斯坦刚好是另外两种一神教的圣地。因此我说，在我们看来，圣经也包括《新约全书》在内。碰巧我不能象赫佐格先生那样弄来一本《可兰经》，拿在手里晃来晃去说，巴勒斯坦是全世界回教徒的圣地。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欧洲政治运动，利用犹太教——这其实是一种崇高的宗教，也是三种一神教之一——作为追求政治目的的动机。以这个前提为出发点，我必须说，全世界大约只有1,600万犹太人。我想，另外两种一神教，基督教和回教，估计起来可能有十七、八亿信徒。

所以，沿用陈旧的民主“尺度”来说，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来自欧洲的人，碰巧又是犹太人——忘掉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只碰巧是犹太人——他们凭什么尺度可以说有本地人民居住的一块土地是他们的，凭什么说他们对这块土地有主权，还说有十七、八亿信徒的其它两种宗教不应否认他们的权利要求？

他们说：“啊，但是上帝把巴勒斯坦赐给我们。”这是他们的解释。他们说上帝把巴勒斯坦赐给他们。

我再三提到，这些经书包括《新约全书》在内，是用寓言方式写成的。我恰好来自中东地区，对《圣经》也曾经涉猎。不要照字念经。这些经文是用华丽的辞藻写成的，要让四千年前到二千年前住在这个区域各部落的人能懂。我一再讲到挪亚的故事。他把雌雄两性都放进方舟。我就问，他是否有一个显微镜能够辨别最微小的生物中，哪些是雄的，哪些是雌的。这些都是寓言，是象征的笔法。

我必须请赫佐格先生的代表转告他说，《圣经》是把许多书缩短合编而成的。它的伟大是在道德观点方面，而不在于文字上的描写、借喻和隐喻里所表现的原教旨主义。而且，犹太学者和非犹太学者作了许多研究，发现圣经中有许多经文并非原教旨主义者所说的那些人写的。

例如，当时的一切名言都被后人当作所罗门王的话。我们知道许多箴言是在所罗门王以前就有的。我们都听说过《雅歌》——阿拉伯文或亚拉姆文叫做 *Nashid El-Ahshad*，附带说明一下，亚拉姆文就是耶苏基督所说的语言，也是耶苏基督在世时犹太人所说的语言：他们说的不是希伯来语。这位先生来自欧洲，来自爱尔兰。这位先生，赫佐格先生——我叫他做“先生”；我不愿意把他叫做

说谎的人，象他称呼我们一位同事那样，因为他虽然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们还是尊重他个人的权利——以为在座的人都应当把《圣经》上每一个字奉为金科玉律。《圣经》是寓言性的；《圣经》里有许多个寓言。但并不因此就减损它对人类的道德影响力。“字句是叫人死”，但要紧的是圣经的道德和伦理。

所以，他们怎么能说巴勒斯坦是他们的？顺便说一下，我很高兴终于有一本书出版，作者是一个著名的英国人，他碰巧是犹太人——因为国籍并不是以宗教为根据——名字是阿瑟·凯斯特勒，书名是《第十三个支派》，书中证明中欧犹太人的祖先从来没到过圣地。他们是哈萨尔人，源出亚洲北部高地，西迁后定居在里海与从前的比萨拉比亚——俄罗斯南部——之间，在公元前八世纪皈依了犹太教。信教以后，他们成为闪族宗教的信徒，但并不因此就算是闪族人。

但是，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看中了巴勒斯坦呢？因为这个地方使他们有了动机可以说：“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到底是谁赐给他们的呢？是上帝吗？是鲍尔弗爵士和杜鲁门先生把巴勒斯坦赐给他们的。上帝同这件事情毫不相干。起草《鲍尔弗声明》的原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快被德国军队打败的时候，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同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了接触，对他们说：“我们要使美国参战攻打德国。”换句话说，他们匆匆忙忙把美国推进第一次世界大战里，虽然美国总统威尔逊先生同共和党领袖卡伯特·洛奇先生一样都是孤立主义者。当时美国想摆脱欧洲的关系。倒是那位挥动着大棒子的罗斯福先生——“小声说话，却拿着一根大棒子”——和克利夫兰的汉纳先生，老早就开始干涉北半球以外的领土：菲律宾、古巴、夏威夷、他们忘记了从前的门罗主义。

在一九四七年，国务院的专家们告诉杜鲁门先生，“我们暂时不要采取任何行动”。我那时在成功湖联合国跟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佛蒙特州参议员沃伦·奥斯汀先生谈话，看看我们能否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一方面使遭受希特勒迫害的犹太人得到公平，又不会引起巴勒斯坦本地人民的反感；国务院有几位专家当时也由沃兹沃斯先生转告美国总统说，他们不仅会得罪巴勒斯坦人，还会得罪整个阿拉伯世界。

杜鲁门先生答说——我引用杜鲁门先生回忆录中的话：“请问各位先生，在我国选民中有多少美籍阿拉伯人？”

以色列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是鲍尔弗先生和杜鲁门先生建立起来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却到此地来辱骂我们阿拉伯人。

这样合不合理呢？我没有辱骂犹太复国主义者；我尊重他们人的尊严，因为他们是人。但是只要他们妄自尊大，就不能和我们相处。为了表示客气起见，我不指出名字，但是有许多次，欧洲许多国家的人民以为他们是一个优秀民族；他们替白种人背着重担。他们现在情形怎么样？情形很悲惨。瞧瞧他们的通货膨胀——还连累我们受害。强大的帝国兴起、成熟、衰落、终于消灭。而这些人——我为他们感到惋惜——来自东欧，利用犹太教作为追求政治目的的动机，想对我们作威作福；可是他们在1,700万犹太人中只占两三百万，其余的都希望在他们们的出生地国或入籍国过着和平的生活。

许多犹太人跑来跟我说：“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什么替我们干这种事？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是巴西人”，“我们是澳大利亚人。”我说：“去跟他们辩驳吧。”他们不想同以色列扯上关系，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直要利用他们的感情。我要引用阿拉伯人一句成语：“打了人还要哭”。他们还在哭。应该哭的是我们。但是我们不哭：巴勒斯坦人在为他们的祖国而奋斗。

赫佐格先生也许是第十次说：“让阿拉伯人来和我们谈判吧。”他们的家被抢走，怎么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谈判呢？

我还要请各位注意那些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要的不仅是政治的和平，他们要的是经济的和平，因为除非他们变成为一个可以维持的国家，否则没有美国经常支援他们的财政，他们就无法生存，而美国的纳税人，无论是否犹太人，都在流着汗，送给他们几十亿的钱使他们能够生存。他们要同阿拉伯人贸易。他们如果聪明，不这般自满，也许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甚至有了国家，因为他们在开头没有国家的时候，可以与阿拉伯人贸易，在那儿建立他们自己的一个飞地。为什么不呢？我再三说过，我们会通过混合的过程，最后把他们同化。



现在我要向理事会各理事国指出他们还引据这本《圣经》中的另外什么资料。我提到的是《创世纪》第34章。因为时间已经晚了，我不打算整章都念。

我们知道底拿是雅各的女儿，也知道约瑟有12个兄弟。我们知道约瑟被他的兄弟出卖当奴隶，终于流落在埃及，后来成为法老朝廷里的显要人物。我们知道这一切。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从伊拉克西部来的。他们是我们的犹太人，不是从本区以外来的哈萨尔人。他们来自亚伯拉罕出生地伊拉克西部，来自迦勒底的乌尔。在古代闪族语言中，“乌尔”是“城市”的意思。他们住的地方并不是当时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伊拉克的近水地方，公元前四千年前，当地的居民是闪族以外的苏迈人。但是，我们的犹太人大约起源于公元前两千年，后来被称为“希伯来人”。许多人以为“希伯来”这个字源出闪族语言里的“habara”一字，意思是“渡过”。其实不是，这个名词源出“habiru”一字，意思是“驴子”。他们是以驴子为运输工具的部落民族。他们不用骆驼，因为地势过于崎岖不平，骆驼脚底有肉趾，走起来不方便。后来他们南迁，在西奈定居时，才弄来骆驼用。

后来，象别的地方一样，缺少雨水，发生了旱灾，因此他们又南迁到迦南地方，当地的居民，象我们的犹太人一样，是闪族人。我正设法教训犹太复国主义者说，他们不能提出任何权利要求。即使我们的犹太人，对这块土地也从来没有提出任何权利要求。

“列亚……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方的女子们”。

迦南人是城市的人。我们的犹太人——顺便一提，“犹太”这个名词源出雅各第四个儿子的“犹大”。他们确实是“habiru”，犹太人。不去管它，名称本身有什么意义呢？

“列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个地方的女子们”。

“哈抹的儿子示剑……”

哈抹是迦南城的王。那时候有许多城邦。

“那地的主希未人哈抹的儿子示剑看见她，就拉住她，与他行淫，玷辱她。”他们说“玷辱”，因为那时候只准近族通婚。任何女子不是嫁给近亲，就被认为被玷辱。

“示剑的心系恋着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女子，甜言密语的安慰她。”

现在我要约略说明下面半页到一页的大意。她们的兄弟们知道她爱上一个迦南人的儿子，非常忿怒。他们去见这个国王，责问他说：“这是待客之道吗？我们是外地人到这里来，而底拿却被玷辱。”他说：“不，不，请等一下”，就象美国话说“请等一下”。

“示剑对他的父亲哈抹说，请你替我聘这个女子为妻。”

他是一个心地良善的人。

“雅各听见示剑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里，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

“示剑的父亲哈抹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

“雅各的儿子们……回来。”

他们不象父亲一样对国王客气。

“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忿恨，十分恼怒……”

简而言之，国王说，“来这里和我们住在一起吧。我们娶你们的女儿，也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你们。同我们变成一家人吧。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劳动力，因此，搬来这里住吧。”其余的人都是强健的农人和部落的人，但他们不愿意去。他们瞒着父亲，骗国王哈抹说：除非每个男丁都受割礼，否则我们不能把女儿嫁你

们。”国王就派人出去宣读公告说：“我和我的儿子都要受割礼。你们这些本地的人怎么样呢？”当地的人民爱戴他们的国王和王子。他们都受了割礼。到第三天，他们都不能走动——因为他们都是成年人。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割礼是在幼年时候施行的——被人用刀杀死。犹太人杀害了他们。雅各听到这件事，非常忿怒。他说，“我们离开这里吧。明天，他们的亲戚和家属会来杀害我们。”

后来，约书亚出现，占领了耶路撒冷。约书亚是我们的犹太人。在他来临以前，大约一千年期间，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是来自阿拉伯半岛的闪族人。他们说，“上帝把巴勒斯坦赐给我们，也把耶路撒冷赐给我们。”当时这些地方的居民是闪族人，和犹太人一样是闪族人。但他们没有权利。现在来的是什么人呢？是那些哈撒尔人。从什么地方来的？从欧洲来的。他们皈依了犹太教，利用犹太教追求自己的目的。现在他们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既成的事实”，说什么“我们住在那里，我们是欧洲人”。不久以前，帝国主义者也说过：“我们住在那里”。他们现在在那里呢？

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明白道理呢？美国不能够继续不断供应资金。我不知道新任总统会有什么作法，但究竟是另一位总统。我们阿拉伯人不能再等了。

一九七三年战争以后，有一个名叫埃文斯先生在特别政治委员会里谈到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他说：“二十五年来，我们拿了五亿美元给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每个人都看看我，等我回答。我说：“刚在上个星期，贵国总统笔杆一挥，就给25亿美元支持以色列来同我们作对。我们宁愿不要你们的一分钱，也不希望你们在巴勒斯坦给我们制造麻烦。”这就是目前的局面。

我们并不憎恨这个民族，一点都不憎恨。我们的传统，阿拉伯的传统是：如果有一个敌人来求你保护，你就不容许任何族人或亲属去碰他。如果有人碰了他，这个人就会被处死。就算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欧洲人，我们为什么要象他们想象的那样坏去对待他们呢？

以色列代表谈到了黎巴嫩。黎巴嫩的麻烦是由泡制以色列造成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黎巴嫩、约旦和埃及都制造了麻烦，激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公愤，激怒了青年；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永远不会安静下来，直到巴勒斯坦本地人民获得返回国土权利为止。如果他们返回国土，就可能有政治的和平，但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要这种和平；他们要的是经济的和平，以求生存。但他们现在只能在紧张中求生存。要是没有紧张，会发生什么事呢？就会发生混合和同化的过程。

你可能不相信这一点。我已经提过十次了，但是，主席先生，因为你是新来的人，所以我再说一遍。在我们的半岛北部有一个阿拉伯部落。他们是十字军遗留的后代。女子有金头发。我们同化了他们。让我们互相同化吧。《圣经》记载说，迦南人哈抹对雅各的儿子说：“来吧，我们可以娶你们的女儿，也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你们。同我们和睦相处吧。”不行。他们要和别人分开。他们说，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我讲过多少次上帝是一视同仁的？那些欧洲的哈撒尔人，受过高深教育，仍然相信蛇对夏娃讲话——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任何种蛇对人讲话——设法引诱我们的老祖宗亚当，使他犯罪。后来，摩西丢下他的拐杖，拐杖就变成了蛇。后来，上帝在矮树丛后面讲话。这一切都是《圣经》里的话，但这是寓言性的。如果他们把《圣经》给我带来，我可以指出有关章节。

他们提到以赛亚，《旧约全书》中最杰出的先知之一。请允许我念《弥迦书》中的三行。他并不十分出名，但他充满智慧和同情心：“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么？”这些都是当时的祭献——现代的犹太人已经没有祭献。举行燔祭是为讨好上帝，因为人们不知道，他们怎样来到这个世界，他们为什么要离开世界，当然，教士必须给他们安慰，直到他们死时为止，但这只是生命的过渡时期。你们想用燔祭、用一岁的小牛犊和公羊来讨好上帝吗？上帝难道喜欢千千的公羊或万万油河当作燔祭品奉献给他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顺便一提，你们一定记得，就象亚伯拉罕要献出以撒一样。这是寓言性的。拿我身体所结的果赎我灵魂的罪。亚伯拉罕要用他的长子去讨好上帝。先知弥迦比亚伯拉罕晚许多年。这样对不对呢？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

猶太復國主義者對本地人民行了什麼公義嗎？本地的人起初是猶太人，後來皈依了猶太教，還有許多人皈依了伊斯蘭教，後來哈撒爾人從外地來，卻說：“這是我們的土地。”他們好憐憫嗎？他們讲的是恐怖主義。他們把恐怖主義教給巴勒斯坦人民。誰炸毀了大衛王旅館？誰把英國兵吊死在樹上？英國人以為讓他們成批的來是錯了，以為那樣做法不對，因此派來了一個又一個皇家專門調查委員會。我記得，那是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九年發生的，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他們才放棄。他們徹底破壞德爾亞辛時的情形是怎樣呢？巴勒斯坦本地的人民，包括巴勒斯坦的猶太人，都是愛好和平的人民，因為他們相信朝聖。朝聖的人都要和平，他們不論是猶太人或非猶太人，都到巴勒斯坦來。

猶太復國主義者談到《聖經》。他們應當研究《聖經》。他們沒有資格到那里去，但我們可以容納他們，只要他們糾正自己，設法爭取巴勒斯坦本地人民的容納。他們為整個阿拉伯世界、伊斯蘭世界所不容，因為巴勒斯坦也是從摩洛哥到中國國境的回教徒是聖地。他們怎樣求生存呢？美國代表或者是我能不能保證美國在10年或15年後還能給他們提供援助？可能整個國際政治的面貌都會改變。他們為什麼要害人害己呢？他們都是人哪。他們應當在內心親如兄弟。阿卜杜勒·馬吉德先生在發言時，我剛好到場，赫佐格先生卻在看報紙。他是什麼人呢？他叫他做“我的傑出的同事，”卻看起報紙來。這是偽善的，雖然我或許不應該用這樣苛刻的字眼。他說的是現代的話，但已經失去意義。

以上的話是開場白。時間已經晚了。在我認為適當的時候，我會發言，發言不是為了長篇大論教訓任何人，而是希望勸導那些誤入歧途的人，他們重復說着某些話，最後連他們自己也相信這些話。自從一九四七年以來，理事會各理事——不是以個人的身分，而是以理事的身分——做了些什麼事？就是我們的英國朋友試做但沒有做到的事——拖延時間。基辛格先生皮爾委員會和其他皇家專

门调查委员会的这种逐步外交，都是为了拖延时间，但是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使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受更多的苦难和折磨。安全理事会，特别是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维持和平，并在有战争的地方实现和平。它目前做什么事呢？什么事都没做。为什么呢？因为很不幸地，我们没有采取一种新的办法来处理国际事务。

势力范围的情况是怎样的？我们从摩洛哥到波斯湾的地区，应当是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巴尔干国家——是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我曾经一再说过，这种情形就是“互相吹嘘，朋比为奸。”我们再也不能采用这种政策了。它使我们蒙受了两次世界大战，我是亲身经历了这两次大战。我们不能采用这种政策。要不是受恐怖心理所阻止，我们早就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不需要核武器，就可以使全世界都受到极端的摧残。

因此，主席先生，虽然你来自一个象我国一样的小国，但是也许可以靠你来告诉理事会各位理事把这个问题转达他们的领袖；因为，他们毕竟受到本国指示的严格束缚。他们必须向本国首都请示。你来自象我国一样的小国，或许你能够帮忙告诉在座各位代表一定要他们的领袖接受弥迦的忠告，不要老是在理事会行礼如仪——那等于烤公羊和点油灯祭神——而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真理同行，因为真理就是宇宙创造者的体现。

主席：谢谢沙特阿拉伯代表对我国和我个人说的客气话。

有几位代表请准发言行使答辩权。我先请约旦代表发言，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发言。

努赛贝先生（约旦）：我要向把恶毒的话集中在我这个卑微者身上的以色列大使表示感谢。这显然是他向联合国的新来的人表示欢迎的方式。我只能猜想，因为我的话题是要在时机过迟之前实现平等、正义的和平，一定使他受到了最深的刺痛。

我一生中犯了许多罪过，但我要向各位代表保证，说谎不是其中之一。我不愿用以色列大使在说到我时使用的粗鲁的、辱骂性的话作为回答，来降低我的身分。但是，他这样是毫不令人觉得意外的，因为他似乎还有着当初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150万无辜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军事长官的残余作风，他一定曾经把好几千的年轻男女关进牢里下令讯问。我见过一些这样的人，他们被弄成残废，或许是终生的残废。但我无需继续专讲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赫佐格大使得到了什么，那就是他转移了安理会对于埃及和叙利亚同事以及我要求召开安理会的目的的注意。

他说召开安理会——虽然我知道我们占用了各位代表的宝贵时间——是对安理会的一种侮辱。我认为更大的侮辱是，以色列坚定地毫无保留地拒绝执行本来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安理会决议。哪一个更大的侮辱？

我曾在安理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里，指出了两个基本方面：一个是超出理性范围的和悲剧性的；希伯仑事件属于这一面。当然，占领以来，类似事件在占领区也发生过，我确信安理会很清楚。如果赫佐格大使要我说出这些年来遭受杀害和酷刑的年轻人和老年人——各种年纪的人——的数字，我想我可以做到。但是今天我不要拿出那些数字来浪费安理会的时间。

我在第一次发言里就指出我们要求召开安理会的理由，——我们感谢安理会同意我们的要求——是现在确实有同中东公正和平的前景密切相关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我问了一些具体问题，也恭敬地要求安理会请以色列大使回答那些具体问题。概括地说，世界上有许多人认为，因为基辛格国务卿不再进行穿梭外交，中东局势已陷入僵局，因此，他们可等候一段期间。但对我们在占领区内的人民而言，中东局势根本未陷入僵局，因为占领区正被有系统地、蓄意地并吞，如果我们永远坐着就和平解决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进行对话，我们将发现剩下来可谈的很少了。

赫佐格大使提到两年前我辞去政府职务后，曾往探望我生病的母亲。她今年七十五岁，得了心脏病。从前她能够去安曼，总会到安曼去。对我而言，看到我的故国被占领、被阉割，是极其痛苦的；只因为我母亲不能到安曼去，我认为我有义务忍受极度的痛苦去看她。

我认为，今天我所谈的事情大部分不是我从报上看到的——虽然我经常看报——而是我亲眼看到的。

当然，所有的电子仪器都利用了，以确定我没有携带炸弹。当时我恰好带了两只铅笔，其中似乎含有金属，我想他们一定怀疑我携带了炸弹之类的东西，于是很彻底地搜索了我的全身。一个耶路撒冷人，家在耶路撒冷已经住了一千四百年，而今要占领着我们领土的军事长官的容许，才能到耶路撒冷去看望他生病的母亲，这是多么反常的事。

毫不奇怪的，以色列大使在这里，象我们在其他委员会上看到过的一样，采取了奇怪的、转移注意力的策略，来避免面对我说过的那些没有希望、没有前途、也没有家的三百万巴勒斯坦人的未来的实际重要问题。你要把他们送到外空去吗？我们技术还不够，不能把他们送去外空。

他们必须有一块土地居住，他们的土地就是早在几个犹太部落渗入耶路撒冷，在那里看到了已于一千年前建立了城市的耶布斯人之前，他们的祖先已经住了几千几万年的家园。

以色列大使当然要对黎巴嫩的局势表示猫哭老鼠假慈悲一番。我把黎巴嫩视为我的第二故乡。我的大学教育是在贝鲁特的美国大学完成的。我爱黎巴嫩，我还有亲戚在那里。每次我想到黎巴嫩的长久苦难，就会给我带来恶梦。但是黎巴嫩的局势谁是罪魁祸首？不是黎巴嫩人也不是巴勒斯坦人。我不打算离开正题来讨论黎巴嫩问题，我希望因为阿拉伯的介入，黎巴嫩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已经让五十万不幸的巴勒斯坦难民在难民营里住了二十五年。那些难民来自何处？赫佐格大使当然知道他们来自何处——来



自加利利和巴勒斯坦的其他部分，也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他们是人，他们要回到他们的家园。没有人带枪是为了好玩，除非罪犯。任何带枪杀人的人，自己也一定被杀。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不分宗教信仰和党派，已付出了差不多十五万人死伤的沉重代价。造成这种可怕折磨和重大伤亡的内疚必定沉重地压在以色列的良知上，因为以色列使得黎巴嫩境内的难民的不幸和失望继续不已，以色列在过去八年中对难民营再三攻击，这些事安理会都很清楚。

~~黎巴嫩是受害者，巴勒斯坦人也是受害者，~~我们哀悼因为以色列的自私和不肯补偿巴勒斯坦人而失去生命的成千成万人民，不论他们是巴勒斯坦人或黎巴嫩人。

以色列大使说亚伯拉罕是犹太人。我们认为他也是我们的祖先，这是我们尊敬他的理由。约旦慈善组织部给我代表团一通关于哈拉姆·易卜拉希米事件的电报，并不是仅因为有些人在争吵。而是因为他们看到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共同圣地被我在安理会上第一次发言时提到的那种人亵渎了而引起强烈的反感。我认为那个圣地应当得到较目前占领下所得到的更多的敬意。

以色列大使多次提到约旦。他指控约旦阻止人进入圣地。我恰好属于目睹那时日常情况的一代。我要说明一九四八至一九六七年的情况。象我说过的，以色列人从未停止用我们认为不公正和荒谬的指控来攻击约旦。他们在安理会这样，在大会也是这样。约旦代表团始终不渝地驳斥那种杜撰和歪曲事实。事情的真相是，为了响应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两三年前再次成立——的呼吁，埃及、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四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同意了下面的声明：

“埃及、哈希姆约旦王国、黎巴嫩和叙利亚四国政府承诺保证进出按照巴勒斯坦问题最后解决办法在它们管理地区内的，或尚无该解决办法之前，按照停战

协议目前在它们占领地区内的，各圣地、宗教建筑物或宗教遗址的自由。按照这项协议除顾到国家安全外，将不分国籍或信仰，保证教士、朝圣者和游客进出和通行的权利，一切依照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以前的情况办理。”（A/1113）

同时，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向以色列提出了一项类似的要求。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以色列代表阿瑟·洛里先生给和解委员会主席的信中说，以色列“认为，在这种情形下，等到大会对这些问题加以更广泛的考虑后，再处理声明的问题，是对建设性的最后解决办法有利的”。各位知道原因何在。以色列可以选择：要不要让阿拉伯平民回到他们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四八年间辛劳建立起来的三分之二的西耶路撒冷，要不要开放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之间传统的捷径，要不要使巴勒斯坦平原上的埃因角恢复对耶路撒冷用水的正常供应，要不要恢复电力。他们面临着一个抉择——或则这样做以换取进出圣地的权利，或则不这样做，也不要进出圣地。以色列显然把没收阿拉伯人的房屋、阿拉伯人的财产和别的事看得比进出圣地更重要。那不是我们的错。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些日子。那时有三、四万或五万耶路撒冷人；他们建立了并且住在耶路撒冷城新城。这些人现在都成了难民，住在耶路撒冷旧城的老房子和寺院里，十分拥挤，眼看着他们的房屋被占领者夺去了。旧城有四、五万流离失所的人，八个人或十个人住一间房，眼看着二、三百米外界线那边就是自己的房子，我们怎能随便甚么人都进入旧城？我请安理会各理事国决定吧。

因此，很明白地，以色列是自己不肯就进出圣地一事作一个类似阿拉伯各国政府所作的声明。

以色列大使还提出了关于褻渎犹太墓地和毁坏犹太会堂的问题。我要读一读我在办公室内找到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几个记录。

所称在橄榄山上的犹太墓地遭到亵渎，也是以色列不应该提起的一个问题，因为提到它就一定会引起令人厌恶的比较。首先，犹太墓地只有一百年的历史，那块土地属于穆斯林教产（慈善基金会）当初出租作为犹太墓地为期一百年，几年前已经期满了。实际上，在我们知道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之前，我们是非常好心地对待犹太人的，甚至耶路撒冷著名的、最古老的犹太区——菲奥雷山——也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大户人家赠给犹太人在那里定居的。这当然是十九世纪后期的事。

但是，斯科普斯山上墓地的损坏，是一九四七年年底和一九四八年年初，以色列的流氓和部队为了想占领旧城，筑栅据守在里面炮轰旧城时造成的。

实际上，以色列还控诉旧城有四十八个犹太会堂被毁。我调查了这件事，问了许多老年人——因为我对这件事，所知有限——他们都向我保证，就他们所知，只有四个大犹太会堂。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们为何遭到毁坏？我们穆斯林相信犹太教和基督教是我们伊斯兰教的基础。人们只要读一读《可兰经》，就知道了。如果我们是真正的穆斯林，绝不会准许我们自己亵渎犹太会堂和圣经的，因为那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那样做，我们就不是穆斯林了。

约旦的民政府在耶路撒冷成立后，就立即指派特别的看守人和管理员，负起该城的维修和保护工作。

然而，另一边是怎样呢？毫不夸张，我们看到了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邪恶的亵渎计划。最神圣的穆斯林墓地之一，马马纳拉，在英国托管期间改名为马米拉，位于耶路撒冷西区，至少已有一千年的历史。马米拉公墓葬着在各个领域有成就的，以任何标准衡量都是杰出人物的遗体，这些人是圣人、战士、领袖和历史人物。这个公墓的命运如何？我要请住在耶路撒冷美国领事馆的美国人来告诉我们，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马米拉公墓目前的命运怎样，因为美国领事馆就在这公

墓的旁边。现在成了一个人畜都可以在内践踏的公园了，任何人到耶路撒冷去都可亲眼看到。

至于在雅法一个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宗教领袖的圣堂，任何人如果到雅法去，想在一个奇异的环境中喝一杯，不妨到那里，走几步，亲眼看一看。

萨法德和太比里亚斯两个清真寺已经改为画廊了。我无需再向安理会提起有人企图放火烧掉阿克萨清真寺这件事，这件事当然归咎于一个精神错乱的澳大利亚人。但是，从我所读到的一切，我不知道以色列人对这个圣地的未来究竟有何计划。

埃文·威尔逊先生——我从前引述过他的话——在他的《耶路撒冷，和平的关键》一书里这样说：

“在一九六七年战争后，多年来，因为以色列军方关闭而无法去锡安山上视察一些基督教产业的基督教当局，发现有些产业已遭到严重破坏”——这是在橄榄山上的——“在阿美尼亚会圣萨维教堂庭院的阿美尼亚教长墓，曾被人撬开，骨头散了一地。”

安理会的各位代表都知道，在圣墓地也有过类似的事。

“在战争期间或战争刚结束时，教堂里一块著名的拼花地砖被移走了，教堂本身也是破损不堪。附近的几个基督教公墓也是破落得很，杂草丛生，坟被掘开……而且，有理由相信，这种破坏行为还在继续着。战后，即在一九六八年春天，发现锡安山上的天主教公墓里有八十三个坟的十字架被人砸破了。也是在这个地区，多年来以色列人利用多米蒂昂修道院的塔楼作为机枪掩体。”

问题于是产生：约旦人是故意破坏旧城里的两所大犹太会堂吗？这里的绅士们

说是两所；我得到的情报是有四所。但这无关紧要。这件事的实情是这样的：在英国统治结束几个月前，犹太领导人已决定把马加纳和伊古恩两个地下组织将近一千人的部队部署在旧城的犹太区，作为时机成熟时的内应，配合外来的猛攻，占领旧城。

这正是他们后来所作的。我永远忘不了——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至十八日的那几天，当时哈利勒地区的以色列人全力攻城，同时城内也打成一片。我们这些被人遗弃的居民，除了瓦解的英国当局给予三万名警察三百支步枪之外，别无任何武器、任何准备，也无军事训练，但是勇敢地守着城墙，坚持战斗。到五月十八日那天，已用尽了所有的枪弹，只剩下石头，幸运地，还有几条炸药，才击退了最后的攻击。

就在那天，他们呼吁约旦派遣四千或五千人的部队到巴勒斯坦救援居民免受杀戮。

以色列代表在许多场合使用了“约旦征服者”或“约旦侵略者”的字眼。如果有人对我们约旦军队是侵略者，我必须提醒安理会注意，约旦军队当时是盟军的一部分，与英国军队有系属关系。约旦军队当时确实占领着巴勒斯坦的大多数主要据点。但是，因为约旦军队很有纪律，并且尊重联合国决议，所以在委任统治结束之前一天撤出。约旦军队已占领巴勒斯坦，但它们离开巴勒斯坦及那里的主要据点，因为它们是联军的一部分。联合国已决定巴勒斯坦分治，所以它们撤到东岸。

耶路撒冷人民用尽了他们仅有的一点军火后，恳求国王阿卜杜拉派兵援助。他派了什么呢？他派了一个营——600名步兵。很幸运地，他们扭转了局势。

我认为赫佐格大使已成功地把讨论转移到与我们恭请安理会审议的问题无关的

问题上。他今天问为什么阿拉伯人不行为合理些，为什么不讨论一个公平的和平，等等。我们除了在每次发言中重复这正是我们的目标之外，还能作什么呢。我们不要局势继续恶化。我们准备并愿意就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进行对话。这涉及两件事。一个问题是撤出占领区。我还得说明，如果撤出的事再拖延下去，西岸和加沙就没有多少土地可谈了。这些话我从前说过了，我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第二个问题是恢复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巴勒斯坦人有权利重返家园。联合国决议每年都重申了这个事实。

最后，赫佐格大使问为什么我们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而不说，比如说，是东岸或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的代表。这因为不但拉巴特的阿拉伯最高级会议曾一致决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因为规矩，因为其他一切事情，也因为现在的情形是我们正在处理和讨论全盘的巴勒斯坦问题，不象一九六七年那样仅讨论占领区。

哪一位阿拉伯领袖能同意放弃巴勒斯坦领土？如果以色列人是聪明的，他们会坚持应有巴勒斯坦人的参与。只有巴勒斯坦人可以说“我们接受这个，我们拒绝那个”。如果我们同意放弃巴勒斯坦的领土，我们就都会被否定，被认为是不能代表巴勒斯坦人。

我自己是巴勒斯坦人，但我是约旦大使。我要提醒安理会，一九五〇年东岸和西岸合为一体时，统一的哈希姆约旦王国的宪法上明确地说，直到巴勒斯坦问题可以解决时，一切安排都是有效的。换言之，我们的统一不损害巴勒斯坦问题最后公平和正义的解决。

我知道东岸的人和西岸的人都是兄弟。他们属于同一个家庭。这是一件家务事，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约旦对话和友好，而非以色列大使企图在两兄弟间播下冲突的种子——象以色列成功地世界其他地方作到的那样。

主席：下一位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人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拉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现在确实是十分晚了，我只想简单地评论一下以色列代表的发言，而保留我国代表团在安理会以后的会议中更详细地发言的权利。

我不要重复在我以前的发言人所作的精彩的驳斥。我认为，真正的侮辱不在于召开安全理事会的会议来讨论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真正的侮辱在于容许一个种族主义政权、一个侵略政权的代表坐在安理会会议厅内。这种违反联合国的种种原则及其宪章的政权的代表的适当位置，不仅应在安理会会议厅以外，而且应该在联合国以外。假如不是某些大国袒护这个政权及其代表，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就会同南非代表一起，等候在联合国外面了。

我也不要重提复国主义代表一贯喋喋不休地捏造的谣言。正如在我前面的发言人所说的那样，除了主要的、真正的问题——即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爆炸性局势——以外，他什么问题都谈到了。这些领土被占领已经第十年了，以色列依然在蔑视世界舆论、联合国本身和国际及人道主义法律的所有原则。以色列在占领领土上推行镇压、压迫和扩张政策。它的真正意图是一口吞下所有占领的领土。

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不想触及真正的问题，他就提到了一些无关宏旨的问题，重扯了一次他常说的谎言。

我请他不要对阿拉伯的分歧太高兴了，因为，正如我们一再说过的一样，这些分歧是阿拉伯民族的名义的象征；我们并不害怕有分歧，因为许多其他伟大的国家在历史上都经历过同样的阶段，而它们在分歧和困难中变成了伟大的国家。我用不着一一列举。我们客居的这个国家，也就是伟大的美国，就是其中之一，美国曾经有过一场可怕的内战，而它却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许多其他国家，象苏联和欧洲国家，也经历过同样的分歧，它们也成为伟大的国家。我们相信，阿拉伯国家将来也会如此。

而且，阿拉伯国家的分歧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国家的侵略。对于我们的最终目标，也就是把以色列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土地，我们没有分歧；我们的分歧是，什么是达到这个最终目标的优先次序和什么是最好的方法，这个目标是要在没有侵略和外国统治的情况下自由生活的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目标。

由于以色列代表不想谈到真正的问题，他就谈到所谓叙利亚犹太人的问题。我无须重复这些关于信仰犹太教的叙利亚公民的话是谎言，因为假如我们叙利亚人要歧视犹太信仰或基督信仰的人，我们就不会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了。我们就不会反对单单基于宗教来建立一个犹太国的想法了。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不能理解的。他们不能理解，我们不认为宗教是对一个民族歧视或对两个民族有厚薄待遇的理由。即使我们想这样做，在我国，我们也不能歧视犹太信仰或是基督信仰的兄弟。事实上，最近黎巴嫩危机的许多波折的发生，正是因为我们不想因为信仰或宗教而歧视任何兄弟。这就是复国主义者所不能理解的。我们相信，不管我们是回教徒，是基督教徒还是犹太教徒，我们都是兄弟，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因此我们不能对犹太人有歧视，而且这种谎话也不能再欺骗任何人了，我们无须援引很多人或资料，我只须提一份重要和受尊敬的杂志，《全国地理月刊》，其中出版了一份关于我们的犹太社区的报告，和其他象迈克·华莱士先生的报告。这位先生刚好也是犹太人。尽管他受到美国这儿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威胁，可是他还是三次坚持他去过叙利亚，并看到犹太人受到同其他叙利亚公民一样的对待。他带回了记录片和那些犹太人的证词。我不须详细讲述这个问题了。

我也不须谈到陈旧的帝国主义说法，他们说什么侵略者在别人领土上的目的是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切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惯用的借口，但很不幸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没有学会的是，这些谎话的时代、老牌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即使是新殖民主义者也不敢再用这个借口了。



我们的人民要自由生活，即使过穷日子，他们也不在乎，因为他们不愿在外国占领下，在侵略军的铁蹄下求得繁荣。他们首先要自由生活，他们要求自由，然后再争取发展和繁荣。

时间已经很晚了，我只想谈谈重要的三点。

首先，犹太复国主义者说柯尼希报告是不重要的，因为它并不反映政府的政策。但每当这种事一发生，就有人说它不代表占领者的政策，不代表政府的政策。

我只要援引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的《耶路撒冷邮报》就够了，它说：

“柯尼希的报告等于大规模的歧视，但是它不是什么新鲜事。以色列解决加利利的人口问题的官方政策是犹太化。长期以来，犹太人一直移民到所谓北部地区，没收阿拉伯土地。”

同赫佐格先生持不同意见的还有其他的人。他们甚至象卡尔梅的犹太市长巴鲁赫·瓦格纳先生那样说：“让我们不客气地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希望在加利利犹太人会占大多数。”以色列作家莫舍·科恩曾说：

“文件的毁损者大都忘记，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目标不是建立世界第一个自由或社会主义民主的榜样。而是要恢复犹太人至高无上的生活。”

对于柯尼希报告，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了。

另外重要的一点是黎巴嫩。我们一再看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表对过去和现在发生于黎巴嫩的事情猫哭耗子假慈悲，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大搞阴谋诡计，由于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努力，现在黎巴嫩已经开始出现和平了。

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是黎巴嫩的祸根。他们是罪魁祸首。假如黎巴嫩真正取得和平，他们将首先感到愤怒和痛心。理由只有两个。因为假如黎巴嫩的阿拉伯人、基督教徒、回教徒和其他人都能象几个世纪以来一样，继续和平和融洽

地生活，那么就会证明我们巴勒斯坦兄弟的梦想，也就是民主国家的概念，是非常可能的、也是可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想消灭这个概念、这个理想和这个不同信仰的人在黎巴嫩共同生存的范例。因此，在一九六九年以前和以后，犹太复国主义者以他们进行的侵略，成了黎巴嫩一切事件的根源。他们多次袭击贝鲁特机场；他们对贝鲁特进行恐怖主义的攻击，不断轰炸黎巴嫩领土上的乡村、城镇和黎巴嫩的难民营。

因此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毁灭巴勒斯坦人民的梦想。巴勒斯坦人民所呼吁和要求的是，建立一个个人可以并肩生存的民王国家。

第二点是这样的：万一他们的阴谋在黎巴嫩得逞，黎巴嫩就会象巴勒斯坦一样被分治，就会变成一个回教的黎巴嫩国、一个基督教的黎巴嫩国。倘若这真的发生了，建立一个纯粹是犹太人国的种族主义想法就可以说得过去了。他们一直想使黎巴嫩分治，他们现在还在想，还对黎巴嫩有阴谋诡计。因此以色列代表不应提到黎巴嫩。

最后，我想谈谈犹太复国主义提到的和平协商及决议，特别是第242(1967)号和338(1973)号决议。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到第338(1973)号决议而没有提到这个决议的各段。这个决议只有三段。第一段要求立即停火；第二段要求立即执行第242(1967)号决议；第三段提到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协商以建立这个地区的公正持久和平。

尽管第242(1976)号决议有它的缺点，但是它要求以色列立即撤出所有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因为决议的序言部分确认和申明了不以武力来取得领土的原则。

后面，执行部分要求以色列撤出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的领土；此外还有其他条件，因为大家知道在撤退以后可以在这个地区建立和平局势。

第338(1973)号决议承认第242(1967)号决议不足以取得真正的和平，只

可以取得局部和平。因此，第338(1973)号决议决定，在立即执行第242(1967)号决议后，应该进行协商以取得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因为在第242(1967)号决议内少了巴勒斯坦这个成分。第242(1967)号决议提到巴勒斯坦人只把他们当作难民，而第338(1973)号决议要求进行旨在取得公正持久和平的协商，以纠正这种情况。

因此，假如以色列真正希望和平，就必须撤出所占领的领土。这是第一个条件。在侵略的压力下不可能进行任何协商、不管占领是否暂时，它总是一个侵略行为，只要以色列军队还占领着阿拉伯领土，以色列说它希望和平就是扯谎。

假如以色列希望和平，它必须执行联合国决议，把它的军队撤出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只有这样，这个地区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

主席：请巴解组织代表发言行使答辩权。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各位代表不得不在这儿进行几个小时的讨论，我们的人民却流离失所，水深火热地渡过了漫长的三十年。但是由于我们坚持斗争，由于我们得到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会再让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长期地继续下去了。我们回到故土，行使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的日子，愈来愈近了。我们诚挚地希望，为了世界和平与安全，在这里审议所花的时间，会使我们更加接近我们的目标。

安理会有人提到我们在黎巴嫩的存在。巴勒斯坦人出现在黎巴嫩不是他们自愿的行动，他们是出于不得已。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建立一个纯粹是他们的、种族主义的家园，在二十八年前把巴勒斯坦人赶出他们的国家，其中一些人被武力从巴勒斯坦赶入黎巴嫩的边界，沦为黎巴嫩的难民，生活在极端穷困和痛苦之中。

黎巴嫩总理拉希德·卡拉米在A/31/184号文件所载的信中说：

“巴勒斯坦人在一九四八年被以色列驱逐后到黎巴嫩来安居在营舍里，这是事实。但是自那时起，他们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恐怖、苦难和以色列的侵略。以色列人对难民营的残酷攻击，造成成千上万人的丧生，黎巴嫩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对以色列的一再控诉，联合国的会员国大概记忆犹新。由于这些攻击，巴勒斯坦人为了自卫，认为有必要拿起武器，这导致他们与黎巴嫩当局签订协议。一九六九年黎巴嫩当局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的协议，规定巴勒斯坦的武力驻在黎巴嫩土地上，这也是经过黎巴嫩国会核可的。”

在辩论过程中我们提到希伯伦，这只不过是个例子。这不是安理会举行这个会议的原因。我们在这里开会，是要审议被占领领土的形势。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下的巴勒斯坦领土的局势，是由占领本身直接造成的，也是由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态度直接造成的。

我们听说，希布伦市长穆达西布酋长呼吁人民平静下来，回教领袖谴责对阿伯拉罕墓的亵渎，而这个墓是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回教徒的创始者。

我们还没有看到象这样进行宗教煽动的大事宣传：“你的犹太人的良心能够无动于衷吗？”我们在任何阿拉伯或回教报纸上都没有看到这种宣传。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代表提到的煽风点火的奸细，就是印发这些宣传的人。主席先生，在你的同意下，请把这一点列入正在审议的文件内。

现在在被占领领土内发生的是：犹太复国主义当局仍然在施行英国人留下来的一套东西；所谓一九四五年的防卫紧急法例，一条最蛮横的法例。即使若干犹太人，为数很多的犹太人都谴责所谓的一九四五年的防卫紧急条例。后来成为以色列的检察总长和司法部长的亚阿科弗·欣雄·夏皮罗先生对这一法例作了如下的讲话：

“自从防卫条例颁布后在巴勒斯坦建立的制度，是任何有文化的国度都没有的。甚至在纳粹德国也没有这种法律。我们有责任告诉全世界，英国委任统治巴勒斯坦政府通过的防卫条例破坏了这个领土的司法根本基础。”

只要这种法律和占领仍然存在于巴勒斯坦，我们安理会便还没有解决一个爆炸性的局势。

主席：同安理会各理事国协商后，我会通知大家下次开会日期。

下午八时十分散会